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预言初现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雷族



族长

松星



副族长

日落



巫医

鹅羽





武士

暴尾　画眉毛
褐斑　斑尾
蝰蛇牙　团毛
麻雀毛　知更翅
雪毛　蓝毛





学徒

羽须　甜爪
金爪　玫瑰爪
狮爪　蓟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预言初现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预言初现 ：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 ；杨冰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3
ISBN 978-7-5148-8648-1

Ⅰ．①猫… Ⅱ．①艾… ②杨… Ⅲ．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 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19887 号

YUYAN CHUXIAN
（猫武士）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杨　雪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75
版次：202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6 千字	
ISBN 978-7-5148-8648-1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天生武士 / 1

第二章　太阳石之战 / 13

第三章　宠物猫 / 19

第四章　鹅羽的预言 / 27

第五章　武士荣耀 / 35

第六章　月亮石之旅 / 46

第七章　噩梦 / 55

第八章　橡心 / 60

第九章　幼崽降临 / 65

你将像火焰一样，照亮整座森林。

但即使是最强大的火焰也能被水熄灭。

Like fire, you will blaze through the forest.

But even the most powerful flames can be destroyed by water.

——鹅羽的预言





第一章　天生武士

阳光在营地边缘的雪堆上闪耀，树木和灌木丛已经被霜冻染成白色，它们的枝条在清澈蓝天的衬托下，宛如一张张蜘蛛网。

明亮的光线让蓝爪睁不开眼，由于刚睡醒，她还有些迷糊。

“你错过了新鲜猎物。”野草须喊道。这名长老正和石皮、褐斑、纹尾一起坐在巢穴外的阳光里。

石皮正舔着肩头长长的疤痕。他停下来，抬起头：“黎明巡逻队发现了一群欧椋（liáng）鸟，并且带了一些回来。”

蓝爪眼巴巴地望着散落在地面上的猎物羽毛，她的肚子咕咕直叫。

暴尾和斑尾正在清理昨晚落在入口处的积雪，将它们聚拢，靠着金雀花屏障堆放起来。金爪与捷风也参与到清理工作，他们都喘得厉害，身上铺满了雪花，像是积雪覆盖的山脊。蓝爪颤抖起来。

“冰雪就要融化了。”纹尾断定道，“风里夹杂的影族的松树气味已经减弱，更多的气味来自河族。不久就会下雨了。”

野草须用尾巴将脚掌裹得更紧。“一旦雪开始融化，我们的窝就会被浸透的。”他咕噜道。

一团身影飞奔而来，笨拙地在蓝爪跟前猛地停下，蓝爪惊跳起来。

是甜爪。

白毛学徒站直身子，她身上的毛发乱糟糟的。这时，小耳和玫瑰爪追了上来。

玫瑰爪的胡须在抽搐。“真是一个漂亮的格斗动作啊。”她嘲弄道。

蓝爪听到金雀花通道后边传来脚步声，立刻将目光投过去。蝰蛇牙和麻雀毛快步走进空地，蓟爪和团毛紧随其后。他们高昂着头，神采奕奕。每只猫的嘴里都叼着两只小而丰满的老鼠。

猎物！

蓝爪的肚子又叫了起来。

蓟爪放下他捕获的猎物，说："蝰蛇牙发现了整整一窝老鼠!"

育婴室传来一阵声响，雪爪钻了出来。入口处堆积着旧的黑莓叶片和苔藓，这让她的毛上沾了许多碎屑。

当她发现蓟爪，继而看见新鲜猎物时，雪爪的眼睛立刻亮起来，"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老鼠了!"她冲过空地，用鼻子摩擦着蓟爪的脸颊。

蓟爪挺起胸膛："我抓到了其中的三只。"

雪爪两眼放光。

蓝爪移开视线。难道姐姐看不出他有多自大吗?

鹅羽从香薇通道里踱步而出，用鼻子嗅了嗅说："我闻到了老鼠的气味。"他从猎物堆里叼起一只老鼠，大口吞吃起来。

蓝爪抽打着尾巴。鹅羽只在乎他自己！他要是更关心族猫一点儿，就不会将他们送入那么危险的一场战斗。

"那不是他的错。"

日落的声音吓了蓝爪一跳："什么?"

日落眨眨眼："月花的死。"

"我从没说过是他的错!"

"但你就是这样认为的。"

蓝爪扭过头，无法直视他的眼睛。

"吃点儿东西吧。"日落说，"稍后，我会带你出去训练。"

她从新鲜猎物堆里挑了一只麻雀，来到荨麻丛旁，随后蜷缩成一团开始享用。猎物被冻得又冷又硬，她不得不先在嘴里含暖一些，然后才开始咀嚼。就在她等待麻雀的味道渗入舌头时，姐姐的声音从荨麻丛的另一边传来。

"走开!"雪爪发出打趣的咕噜声，"痒死了!"

蓝爪竖起耳朵。

一个模糊的声音回应着雪爪："你坐在毛刺上，怎么会不痒呢?"

"我才没有坐在毛刺上呢!"

蓝爪咽下嘴里的食物，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从荨麻丛旁边爬过去。

“是吗，那你的毛里怎么全是毛刺？”

“不是的！”

“坐着别动，我把这一根拔出来。”另外的那个声音有些含糊，很难辨认。

“哎哟！”雪爪尖叫道。

“拔出来了！”那个含糊的声音咕噜着，“现在没事了，你可以去巡逻了。”

蓝爪跳过拐角，荨麻丛上的冰雪被晃动得咔嗒作响。雪爪转身望去，蓝眼睛睁得大大的。

“哦，嗨！”

蓝爪眯起眼。蓟爪紧挨着姐姐坐着，他的胡须上还残留着一绺（liǔ）白毛。

“蓟爪在帮我整理皮毛。”雪爪解释道。

蓝爪感到非常愤怒：“难道你忘了如何自己整理皮毛吗？”

蓟爪耸耸肩：“她怎么可能够得到背上的毛刺呢？”他轻松地坐在那里，下巴抬得高高的。

自大的蛤蟆！“我可以帮她。”蓝爪呵斥道。

蓟爪将毛刺弹进荨麻丛：“但你不在旁边。”

雪爪抬起脚掌，随后向蓟爪建议道：“你怎么不去看看猫后们是否需要一些新鲜苔藓呢？”他俩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蓝爪真想给他们几爪。

蓟爪刚一离开，她便瞪着雪爪：“你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在帮我拔刺。”雪爪回答。



 

“这我看得到。”蓝爪咆哮起来。

雪爪眼睛一眨：“他只是在帮忙！”

“看上去帮得有些太殷（yīn）勤了！”

“武士守则里并没有规定同巢猫不能成为朋友。”雪爪立刻反驳道。

“你们看上去可不仅仅是朋友！”蓝爪指责她说。

“那又怎样？”雪爪不甘示弱，“武士守则里也没说这些。”

“这么说，你都是在遵照武士守则行事？”蓝爪瞪大了眼睛，“那好吧，武士守则里也没有规定要睡觉和吃东西。或许你也应该放弃这些，以免违背守则！”

雪爪转动着眼珠：“你真是太可笑了。”

没等蓝爪回答，日落已经绕过荨麻丛走了过来：“你们俩在吵什么？”

姐妹俩都瞪着副族长：“没什么！”

他眯缝起双眼：“回到空地上来，我们很快就该去巡逻了。”

蓝爪恶狠狠地瞪了姐姐一眼，然后跟着日落绕到荨麻丛那边。她的那只麻雀依然还在，可她已经不觉得饿了。

“把它吃掉。”日落吼道。

蓝爪生气地咬了一口，咀嚼起来。

在空地的另一端，褐斑已经和长老们一起吃完了半只田鼠。忽然，他坐了起来。“我知道怎样使你们的窝保持干燥了！”他兴奋地说。

“有什么办法？”野草须充满希冀地盯着他。

“在影族边界旁，有一种灌木上长着浓密而且表面有蜡层的叶片。”褐斑提示他们，“如果我们能收集些这种叶片，将它们编织在旧的香薇茎秆中，就能在融雪时防止水的渗入。”

野草须咕噜道：“也许有用！”

褐斑已经站起来：“我立刻带玫瑰爪去收集一些回来。”

玫瑰爪抬起头，两眼放光。

“我们也能去吗？”甜爪望着她的老师。

小耳点点头。“族猫的数量越多越好。”他看看蓟爪，“你愿意参加收集叶片的行动吗？”



蓝爪等着蓟爪说他是狩猎猫，而不是收集叶片的，但他却一跃而起。“是的，我也去！”

雪爪拨弄着积雪：“我能参加吗？”

麻雀毛坐起来，用一只脚掌抚弄着胡须。“跑过森林能使我们暖和起来。”他朝坐在松星巢穴外，沐浴在一抹阳光中的雷族副族长呼喊道，“日落，可以吗？”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日落已经在点头了，“但要保证在中午之前回来。”

蓝爪看着队伍离开，觉得内心很失落，没有谁邀请她参加。日落是对的，最近她的脾气变得非常糟糕，族猫们都不愿意和她相处了。

她又咬了一口麻雀，但难以下咽。

不过，钩爪喜欢我。

这时，学徒巢穴晃了晃，狮爪钻了出来。“这是猎物吗？”他在阳光下眨巴着眼睛，打量着新鲜猎物堆。片刻的欣喜过后，他环顾着空地：“云雀鸣和咕哝脚在哪里？”

“他们的腿脚太僵硬了，没法离开自己的窝。”野草须告诉他，“这种寒冷天气，长老们可不太好受。”

“他们一定饿了。”狮爪叼起老鼠，消失在倒在地上的那棵大树的枝条间。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浑身沾满了雪。

蓝爪能听到他的肚子在叫唤，就把自己吃剩下的麻雀推向前：“你愿意吃我剩下的食物吗？”

狮爪两眼放光。“当然愿意，谢谢。”他说，“我简直饿坏了。”

他刚吃完麻雀，清理好口鼻，就对捷风呼喊道：“你答应过要教我些格斗动作的！”

捷风点点头。“你瞧瞧，我都忘了。走，我们到那个沙坑去。那里的空间更大。”她用尾巴碰碰金爪的腹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

“蓝爪也能来吗？”狮爪问。

蓝爪眨眨眼，他真的希望自己和他们一起去吗？

“她会向我们示范一些格斗动作。”狮爪充满期待地看着蓝爪，“走吧？”

蓝爪点点头。

日落站了起来。“我想我最好还是和你们一起去吧。”他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一名老师训练三名学徒可能太吃力了。”

捷风咕噜一声：“我很乐意得到帮助。”

日落带队穿过被雪覆盖的森林，来到训练场。空地被遮蔽得很好，没有很厚的积雪，就连红土上那薄薄的一层雪也开始一片片地消融。蓝爪冲下短短的斜坡，穿过空地，忽然感到心情好了很多。格斗动作会让大家暖和起来，并且能让她忘记蓟爪痴痴望着姐姐的场景。自从月花死后，她便疏于练习，不过帮着训练同巢伙伴或许能让自己追赶上来。

“你想让我向他们示范些什么？”她问捷风。

白色虎斑武士脑袋一偏：“我想先从狮爪开始吧。”

狮爪立刻冲进空地。

“他得学会三思而后行。”

狮爪一个急停，转身面对着老师：“可是在战斗中，没时间去思考！”

“在战斗中，计划是你拥有的最重要的武器。”她望着蓝爪，“你能做半转身抓腹的动作吗？”

蓝爪点点头。这是日落最早教她的内容之一。

捷风走下斜坡：“做给狮爪看看。”

蓝爪蹲下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动作，重点想了想该怎样落地。她俯冲向前，像蛇一样扭转身，后爪抓向一名假想武士的腹部，然后翻个跟头重新站定。

“看明白了吗？”她问狮爪。

蓝爪话音未落，狮爪已经冲向前，并迅速转过身，但扭回得太快，所以当他想要再转体时，蓝爪断定他会失去平衡。果然，他的后腿扬在半空中，像风中摇摆的芦苇一样，接着便侧身摔倒在地。“老鼠屎！”

捷风叼着他的后颈，将他扶起来：“你觉得自己错在哪里呢？”

“我转体太早了？”

"还有呢?"

"还有?"狮爪皱着眉头重复道。

捷风将目光转向蓝爪:"你在做动作之前都会做些什么?"

蓝爪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我会蹲下来?"

"那你蹲下来时在做什么?"捷风追问道。

蓝爪努力回想着。那些动作都那么熟悉了,她实在想不起自己做过什么。

但接着,她明白了。

她的确是在思考即将要做的事情:"我想象着自己的身体在做动作。动作会在哪里结束,我该如何移动到那个位置。"

"非常正确。"捷风说,"听明白了吗,狮爪?"

狮爪已经蹲下来,准备重复动作,但这次他的目光中多了一种屏气凝神的沉静。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前冲、转身、扭体、抓挠、落地。

"我成功啦!"他高兴地呼喊道。






“很好。”

“我能试试吗?”金爪朝他们走来。

“你想要蓝爪再给你示范一下吗?”

金爪摇摇头。“我想我已经掌握了。”她蹲伏下来，“但我首先要想象动作，对吗?”

“没错。”

蓝爪有些紧张，真希望这名学徒第一次就能成功。金爪犹豫着，接着又犹豫了一阵。

“来吧。”捷风催促道。

金爪抬头望着她：“可你说过做动作前要思考的。”

“想好你的动作，然后就做出来，”捷风指导她，“不要把一半的战斗时间都浪费在思考上。”

“好的。”金爪目视前方，一跃而起。

她的转身和扭体都很棒，但蓝爪看得出，她后肢的力量不如狮爪。

“还不错。”捷风评价道，“你对时机把握得很好。”

狮爪挤到妹妹前边：“我能和蓝爪对练吗?”

捷风点点头：“好主意。”

蓝爪后退几步，准备迎接狮爪的进攻。面对他时，蓝爪才注意到他的肩膀是多么宽阔，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强大的武士。

蓝爪振作起精神，防止他转到身后。狮爪一个蛇形扭转，钻到她的肚子下，想用后爪抓挠，但不等他碰到她的皮毛，蓝爪便及时地跳开了。考虑到体形和经验上的欠缺，狮爪的速度已经算得上快了。蓝爪喘息着落到地上，暗自庆幸避开了他那有力的脚掌。

日落来到他们中间。“你学得很快，狮爪。”他转身面对着金爪，“我想你是太担心会出错了。”

金爪睁大了眼睛：“可我想尽力成为最棒的武士!”

“你可以更多地依靠你的本能。”

金爪皱起眉头：“你是说，我不应该按照学到的动作去做?”

“也不全对。”日落试着向她解释，“但我想，如果你在利用所学的东西




时，同时借助自己的感觉，你就一定会成为一名更好的武士。”

蓝爪知道他想要告诉那名学徒的是什么。有时候，规则限制性太大了。为了使动作更适合自己较短的四肢，她对日落教给她的动作做了些调整。“她何不试试进攻我，”蓝爪建议道，“把我当成一名敌方的武士？”

“好主意。”日落表示赞同，“你觉得你能试试看吗？”他问金爪。

金爪犹豫地点了点头。

蓝爪走出一尾距离，然后转身，装出凶狠的样子。“把我想象成一名威胁到育婴室的影族武士。”她咆哮着。

金爪蹲伏下来，眯起眼，咧嘴怒吼着。这让蓝爪印象深刻，看起来，年轻学徒也是危险角色。

金爪毫不犹豫地朝她冲过来，速度非常快。蓝爪几乎没有时间躲闪，或是想好防御动作。没等她断定金爪会攻击她的哪个部位时，学徒已经抓住了她的后背，用后脚掌疯狂地蹬踏她的脊背。蓝爪本能地紧贴地面，然后猛地一拱，将金爪甩开，然后转过身，扑向浅姜黄色虎斑猫，伸出一只脚掌，推向她的腹部，将对方扑倒在地，同时用爪子挠过她的耳朵。

金爪吃惊地尖叫起来，爬向一边。蓝爪呆住了，她闻到了血的气味，惊恐地看到自己在金爪耳朵上留下的伤口。

“对不起！”她从没想过要伤害这名年轻的学徒。

可金爪却两眼放光。“太棒了！”她说，“我们可以再试试吗？”

当他们回到营地时，收集叶片的队伍已经带着刺猬般大小的一堆树叶返回了。麻雀毛正将覆有厚厚蜡层的叶片，编织进长老巢穴的顶棚中。蓝爪也看到了雪爪的那身白毛，她正高高地站在倒在地上的大树上，玫瑰爪递给她另一片叶子。

“一定要将它编进香薇中。”麻雀毛在指导她们，“只把它按在两根茎秆间是没用的，雨水的冲刷会使它掉进窝里。”

蓝爪走到正在育婴室旁梳洗的知更翅身旁，停下脚步问道：“蓟爪在哪儿？”为什么不是蓟爪递叶片给姐姐呢？他们通常都是形影不离的。

“他和蝰蛇牙、画眉毛一起去进行午间巡逻了。”

“金爪！”纹尾可怕的喊声飘过空地，“你那漂亮的耳朵怎么了？”她奔向自己的孩子，开始舔起金爪的耳朵来。血已经在伤口处凝固，金爪俯身躲开。

“我没事！”她挣脱母亲。

“是谁干的？”纹尾责备地瞪着捷风和日落。

蓝爪盯着地面，低声说：“是我。”

“你怎么能这样？”纹尾质问道，“我想你们是在训练，而不是在打架。”

日落来到蓝爪身旁。“我们在为战斗进行训练。”他说，“但有时候难免会发生些意外。”

“可她这辈子都会留下疤痕的！”纹尾叹息道。

“好啊。”金爪说，“这是我的第一道战斗疤痕，但其实我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战斗！”

纹尾闭上眼，仰面朝向星族。

“如果是和蓝爪格斗，她没带着更多的伤痕回来就已经算做得不错了。”

蓝爪听到了暴尾的声音，感到很惊讶。他正在荨麻丛旁，目光炯炯地望向这边。

“蓝爪是名天生的武士。”他继续说，“月花会为她感到自豪的。”

蓝爪目瞪口呆地盯着父亲。他会以她为荣吗？难道他一直都在关注自己的训练吗？她渴望父亲能再说点儿什么，但他却扭过头，开始清理自己的腹部。

溪谷上石头的咔嗒声吓了蓝爪一跳，重重的脚步声在空地上空响起。

一定出什么事了。

“入侵者！”蝰蛇牙冲进营地，浑身的毛都竖立着。

画眉毛紧跟在他后边跑了进来。“河族已经越过了冰面！”他喊道。

蓟爪闪入营地时，兴奋得两眼放光：“他们想要占领太阳石！”

松星立刻从他的巢穴里钻了出来。“你们看到他们了吗？”他问。

“他们蜂拥在岩石上！”蝰蛇牙嘶鸣着。

“暴尾！”松星把蓝灰毛武士叫到身边，“你带领一支战斗队，从远端发起攻击。”

“但这意味着得绕一大圈。”暴尾并不赞同族长的意见，“不等战斗队赶到，我们可能就已经失败了。”

“不，不会的。”松星咧咧嘴，“我们会在你们赶到前拖住他们。第二波攻击一定会将他们打败的。”

暴尾点点头。

“带上斑尾、小耳、甜爪、白眼和褐斑。”

被点到名字的猫，便即刻竖着毛走上前。

“出发!”

松星一声令下，暴尾带着战斗队从营地疾驰而出。

“蝰蛇牙、蓟爪、麻雀毛、雪爪、画眉毛、知更翅、豹足、日落和蓝爪!”

蓝爪冲上前，觉得自己的腿在打战。

“你们跟着我。”松星的绿色眼睛像翡翠般闪烁着，“团毛、罂粟曙、玫瑰爪和金爪，你们等候在溪谷顶，以防河族袭击营地。”他环顾着族群成员，“剩下的猫保护好巫医巢穴，这有可能是风族挑起的一次报复性袭击。”

突如其来的恐惧袭遍蓝爪的全身。

要是这次河族不仅仅想要把太阳石据为己有，那该怎么办？要是其他族群已经联合起来，打算让雷族遭受像风族那样的苦难怎么办？她立即抛开这些想法，太可怕了。雷族无力一次对付多个族群。

松星已经冲出屏障。蓝爪伸出爪子，抓稳雪地。日落在她前边一点儿，



她紧跟着他的脚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跑得快。她见证过那场与风族的战争，看到过战斗最激烈时，武士们是多么地凶残。恐慌包围着她，但她还是和身后挤挤挨挨的族猫一起爬向谷顶，脚下激起纷飞的石块和雪花。

他们疾速穿越森林，在树木间飞奔时，蓝爪感到呼吸困难。太阳石耸立在傍晚暗淡的天空下，巨大的石壁被落到它身后的炽（chì）热阳光染成了红色。蓝爪用力眨了眨眼，躲避耀眼的光芒，只能依稀辨别出岩顶的波峰。

岩石顶上是一排河族猫，阳光映衬出他们的轮廓。他们一个个高昂着头，抽打着尾巴。她在河族猫中搜寻钩爪，但只认出了那只叫橡心的深红棕色公猫。

雹星从河族猫的队列中走了出来。在夕阳的照耀下，他的毛发宛如一团火焰。“一个古老的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他号叫着，“这些岩石又是我们的了！”

“想也别想！”松星嘶吼道，“雷族，进攻！”



第二章 太阳石之战



族猫蜂拥而上。日落冲蓝爪嘶吼道："跟紧我！不要攻击任何一只比你大的猫！"

蓝爪抬头望向岩石顶上毛发竖立的河族猫。他们全都比自己个头大！热血顿时涌上她的耳朵。日落像狐狸般尖叫着冲上太阳石，蓝爪跟着他疾驰，耳朵贴平，眼睛瞪圆，喉咙里发出一声怒吼，但这吼声更多地缘于恐惧而非愤怒。河族猫全体都出动了吗？

希望暴尾快点儿到来！

雹星咆哮着迎战扑向自己的松星，将他踢倒在地。日落凶狠地挥舞脚掌，将一只白色公猫掀翻在岩石上，紧接着扑了上去，前掌连续撕扯，顿时猫毛纷飞。一只身上有斑点的河族母猫和蓝爪并肩奔跑着。蓝爪灵机一动，随后一个俯身，在母猫超越自己时一把抓住她的后腿。

河族武士尖叫着转过身。当她的目光锁定在蓝爪身上时，蓝爪惊呆了。对方的双眼已经被太阳和愤怒点燃，喷出火焰。她就要发起攻击了！

蓝爪蹲伏下来，缩成一团。斑点武士跃起的瞬间，蓝爪蹿向前方，滑至敌猫的前爪之下，并钻到她的肚子下方，然后用力向上一拱，母猫的爪子没能抓到蓝爪，而是挠过岩石，同时身体失去了平衡。蓝爪迅即转身，看到母猫侧身摔倒，心里顿时涌起胜利的喜悦。

那名武士震怒了。她号叫着站起来，继续进攻。蓝爪准备冲刺，再次对准母猫的腹部，可这次河族猫已有准备。她压低身子逼近，从低处攻击蓝爪的前脚掌，迫使蓝爪在岩石上翻滚。蓝爪抓紧石头，但还没撕扯到敌猫，爪子便已磨损。蓝爪颤抖着，站在岩石边缘的脚一打滑，跌入到下边的雪堆中。

蓝爪从雪堆中挣扎着站起来，打着喷嚏，清理出钻入嘴巴和鼻子里的冰冷的雪。等站定后，她喘息了一会儿，接着张大嘴，竖起耳朵，一边探寻河族武士的气息，一边顺着岩石底部向前爬。冰封的河流就在一尾距离之外冒

着水泡，在云朵般的白色冰面下形成漩涡，显得一片漆黑。陡峭的岩石把她困在狭窄的河岸上了，她能听到在上方激战的族猫们的怒吼和尖叫声。

从附着在积雪上的气味，蓝爪判断出河族猫就是从这里涌上岩石的。她必须回到上面去帮助她的族猫。蓝爪循着河族的气味，找到了一条登上悬崖的小路。当她四处搜寻可以落脚的裂缝和缺口时，身后的积雪嘎吱响起来。她警惕地转过身，挥起爪子。

是钩爪。

她顿感轻松。

“感谢星族！”她说。

可钩爪的眼里充满了阴沉的怒意。

难道他不记得她了吗？

“我们现在是仇敌了。”他嘶吼着。

蓝爪震惊了，他要发起进攻！

钩爪朝她扑来，将她撞倒在雪地上。他的前掌重重地压着蓝爪，让她喘不过气来。蓝爪吓坏了，挣扎着从撕扯自己背部的利爪下逃出。疼痛袭遍全身，她一扭头，狠狠咬住钩爪的前掌。钩爪的皮毛被撕裂了，蓝爪的牙齿碰到了他的骨头。

钩爪惨叫一声，将她踢开。

伴随着恐惧的尖叫声，蓝爪跌向河流。她害怕极了，千万不要撞破冰面！她用脚掌扫过积雪，将爪子深深地插进地面，终于止住了下滑，但后腿还是落在了冰面上。她奋力冲上河岸，猛地撞击钩爪。

钩爪惊讶地叫喊一声，在蹒跚中失去了平衡。

日落是怎样教她的？

蓝爪飞速转身，在他后腿上咬了一口，又一转身扑向他的前腿，接着向后一缩，冲上前，将牙齿深深没入钩爪的后颈，并把后爪插入地面，想要将他往回拖。但他太重了！钩爪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脑袋，她不得不松口。接着，钩爪转身面对着蓝爪，眼里怒火直喷。

“别指望我会可怜你！”他啐道。

恐慌袭来，蓝爪暴跳而起，开始疯狂地挥舞前掌。可钩爪还在向前逼

近，进行回击，而且动作比她更加有力且凶残。蓝爪在他的口鼻上扫过一爪，可他也一掌击中了她的耳朵，湿乎乎的血涌出来，蓝爪感到了火燎般的疼痛。她怎样才能打败钩爪呢？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是雪爪！

蓝爪回头看见姐姐的身影闪入阴影中。雪爪跳到她身旁，和她并肩作战，一掌一掌不停地出击，直到钩爪开始减速，并逐渐后退。

“一直打他的口鼻。”雪爪冲蓝爪嘶吼道。

尽管一用力就会感到疼痛难忍，但蓝爪还是不断出击，雪爪则一闪身咬住了钩爪的后腿。钩爪咒骂着屈起四条腿往后退，想甩开她们，但雪爪扭身钻到他身下，撕扯着他的腹部。钩爪的速度大大减缓，让蓝爪有足够的时间跳到他背上。蓝爪猜到了雪爪接下来会做什么，等到钩爪要倒下时，姐姐就会用爪子死死抓住他。果然，雪爪一个翻滚，脚掌猛蹬，踢中钩爪的腿，使他滚下河岸。蓝爪像一根刺似的紧紧扎在他身上，随他一起翻滚，同时用后腿不停地踢他，还扯下他背上的毛。钩爪痛苦地号叫着，好不容易才挣脱她的控制，一溜烟逃过冰面。






当蓝爪气喘吁吁地爬上岸时，雪爪用胜利的咕噜声向她表示祝贺。鲜血已经弄脏了她洁白的皮毛。“我们让他知道了雷族猫的厉害！”

蓝爪抬起脚掌抹过流血的耳朵，抬头望向岩石。族猫们现在怎样了？

“进攻！”暴尾的吼声从上方传来。

第二支队伍赶到了！爪子刮擦岩石的声音伴随着惊恐的号叫声响彻云霄。蓝爪还在喘息，雪爪忽然推着她贴在了岩石上。一个个身影从她俩面前闪过。河族猫正从岩石上鱼贯而下，冲过结冰的河流。蓝爪屏住呼吸，贴住岩石不住地颤抖，直到最后一批河族武士停在靠近河边的冰面上。他们用后肢猛蹬冰面，冰面裂开了。

他们是想阻止雷族猫追上去！

当冰在他们脚下崩裂之后，河族猫便犹如一片片羽毛，从硬邦邦的冰上高高跃起，冲回他们的领地，在他们和雷族猫之间留下一条湍急的黑色水流。

雪爪已经爬上岩石。“来吧！”她说着便消失在了岩顶。

蓝爪抓紧每一条能借力的岩缝，跟在雪爪后面爬了上去。当她终于拖着身子翻上岩石边时，感到每一块肌肉都酸痛难忍，可一看到自己的族猫，她心里就顿感欣慰，因为没有猫躺在岩石上。

谢谢你，星族！

她在雪爪身边坐下，紧贴着姐姐，以便止住颤抖。

“当暴尾带着队伍出现在岩石边时，你们看到雹星的表情了吗？”蝰蛇牙欢呼道。

褐斑咕噜着：“我死死抓着水獭斑不放，她不得不求我松开她！”

松星从每一名武士面前走过，检查他们的伤情，并低声予以褒（bāo）奖。

“你们两个刚才在哪里？”麻雀毛小步朝她们跑来。他的一只耳朵血淋淋的，身上的毛发乱七八糟，被爪子抓过的地方，毛发一绺一绺地支棱着。

“我就是从这里摔下去的。”蓝爪解释道。

“我们赶跑了钩爪！”雪爪自豪地告诉他。

“钩爪？”日落走了过来，“对学徒来说，他的个头够大的了。干得好！”他的目光中流露出自豪之情。

雪爪轻轻触碰蓝爪负伤的肩膀。“我们是很棒的姐妹组合哦。”她咕噜道。




蓝爪紧挨着姐姐，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温暖和爱意。

当最后一缕阳光洒落在岩石上时，松星走到她们身边，说："你们身在星族的母亲会为你们深感自豪的。"

蓝爪望着渐黑的天空，灰色云朵遮蔽了银毛星带，她希望月花正在云朵之后注视着她们。

画眉毛跑过来向松星汇报："没有猫受重伤。"

"那我们回家吧。"雷族族长答道，然后尾巴一甩，向族群发出信号，带领大家朝树林走去。

蓝爪跟在雪爪旁边小跑着，她们战胜了一只河族猫！但一股沉重的伤感却萦绕在她心头。为什么非要是钩爪呢？她本来挺喜欢这名河族学徒的。可现在，他们彼此敌对起来。她很难理解钩爪眼中的敌意，那和她曾经看到的热情差别太大了。

"真希望和我们战斗的不是钩爪。"她叹了口气。

雪爪斜眼望了望她："他就是和你在森林大会上交谈的那个家伙吗？"

蓝爪点点头："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休战协议只在月圆之夜有效。"雪爪提醒她，"实际上，我们始终是彼此的对手。"

"这么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和其他族群的猫交朋友了？"

雪爪摇摇头，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团毛、罂粟曙、玫瑰爪和金爪在溪谷顶端迎接大部队。

"有入侵的迹象吗？"松星问道。

团毛紧紧抓住地面，显然还在备战状态中："没有。"

他们进入营地时，狮爪快步迎了上来。"哦！"他盯着蓝爪流血的耳朵，"疼吗？"

"有一点儿。"蓝爪撒了谎，其实疼得厉害。

"你们把他们撕碎了吗？"罂粟曙踱步走进空地，伸缩着她的爪子。

"他们不敢再尝试占领太阳石了。"松星保证道。

"有什么严重的伤吗？"鹅羽从香薇通道里匆匆跑出来，羽须跟在后边，

嘴里叼着一捆叶片。

“只有一些抓伤和咬伤。”日落回答。

羽须已经打开了药草包裹，鹅羽则挨个查看族猫的伤势。

当检查到小耳腿上的伤口时，他冲羽须喊道：“快拿蜘蛛网来！”

蓝爪忽然感到筋疲力尽，瘫倒在树桩旁。狮爪在她身旁踱步，“真希望我也去了！”他说，“或许能用上你教我的那个动作。”

“那是你会的唯一动作！”蓝爪调侃（kǎn）道。

“那又怎样？”狮爪跃上树桩，扬起下巴，“其他时间里，我只需要利用我的本能。”

蓝爪发出咕噜声，她还想说点儿什么，却被眼前的一幕打断了。她看到蓟爪正用肩膀摩擦雪爪，与她尾巴相缠。

蝰蛇牙走近了他们。他围着自己的学徒转了一圈：“干得漂亮。”

蓟爪咧咧嘴：“我只希望能把河族猫血的怪味从我的嘴里弄走。”

蝰蛇牙眯起眼。“在成为一名武士之前，你会品尝到更多的怪味。”他严厉地说，“或许我们今天赢下了这场战争，但河族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我们占有太阳石。不久之后，我们就又要和他们战斗了。”

蓝爪沮丧地盯着蝰蛇牙。难道这场战斗又是白费力气吗？难道武士就非得生活在无休止的争斗与复仇之中吗？





第三章　宠物猫

几个月以来，绿色的嫩芽头一次挂上灌木丛，温暖和生机如约而至，森林似乎又变得容光焕发起来。蓝爪走在高耸的松树下，脚下踩着扁平而柔软的针叶。她深吸一口气，张大嘴巴感受着新叶季淡淡的芬芳。要不了多久，森林里又将生机勃勃，充满鸟鸣和猎物的响动。食物匮乏的日子即将成为一段记忆。

“这里怎么样?”甜爪围着一棵树打转，眼睛盯着枝条间，“我想，我看到了一个窝。”

日落和小耳随之望去。

“是个废弃的巢穴。”日落叹了口气。

他们一整个早上都在树林里狩猎，希望能逮到一只跌落的鸟，或是捡到从天而降的鸟蛋。

这些都是宠物猫的猎物。

蓝爪感到十分厌烦。

远处忽然有一丝动静。

“松鼠!”她立刻冲上前，内心涌动着无法遏制的喜悦之情。

松鼠晃动着身后毛茸茸的大尾巴，在林中穿梭。蓝爪尽量放轻步子，希望在它意识到危险之前抓住它。因为一旦听到蓝爪的动静，松鼠肯定就会蹿上树去。对蓝爪来说，松树太滑了，又没有枝丫，根本没有办法攀爬。她闪过一丛散发着嫩芽芳香的黑莓，控制住全速奔袭的冲动，缓缓推进，以免暴露自己。她已经垂涎欲滴，松鼠将成为她那依旧饥肠辘辘的族猫们的一顿美味盛宴。

只要再上前几尾的距离，她就可以扑上去了。

她控制好呼吸，每一次都为出击做好准备。她已经能够品尝到捕杀的气味了。

出击!

她用力蹬地，飞身向前，身后针叶四散。松鼠感觉到危险，加速逃离。蓝爪紧盯着它灰色的后背，调整步速，准备扑上去。

忽然，松鼠向上爬去。一道木栅栏出现在眼前，松鼠消失在它的顶端。蓝爪来不及停下脚步，重重地撞在栅栏上。

老鼠屎！

她感到怒不可遏。

我此刻在哪里呢？

蓝爪嗅嗅空气。这里不是雷族领地，周围的气味并不熟悉。温暖而陌生的气息和雷鬼路那酸溜溜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她眨眨眼，意识到自己已经越过边界，来到了两脚兽地盘旁边。参加边界巡逻时她到过这附近，却从来没有靠近过栅栏。蓝爪失落地转过身，她不敢在这里搜寻那只松鼠。族群猫是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之外狩猎的。

“嘿！”

头顶传来一声呼喊。



蓝爪迅速转身，看到一只肥胖的姜黄色公猫正站在悬于栅栏顶部的一根树枝上。蓝爪绷紧身体，颈毛竖立，可公猫只是睁大眼睛，平静地盯着她。

“你不是住在这附近的猫。”他的声音和他的毛发一样轻柔。公猫将头偏向一边，问道：“你是一只森林猫吗？”

蓝爪思索了一阵。她应该离开吗？要是她和一只宠物猫说了话，族猫们会怎么评价她？于是她开始后撤。

“别走啊！”公猫喊道，“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那是什么样的？”蓝爪回应着。

“当一只森林猫。”公猫顺着枝条爬行，但并没有下到地面上来，“谁来喂养你们啊？”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公猫一脸茫然。

“我们狩猎。”蓝爪解释说。难道他什么都不懂吗？

“老鼠？”

“还有田鼠和松鼠。”

“你刚刚放跑了一只松鼠。”公猫评论道，“它翻过了栅栏。”

“我知道。”蓝爪不悦地摆动着尾巴。难道这只猫就眼睁睁地看着它跑过去，而没有试着抓住它吗？懒惰的鼠脑子！

“听上去是份很辛苦的工作。”公猫说，“如果天气变得寒冷的话，你们怎么办呢？难道不会冻僵吗？”

“我们的巢穴很暖和。”蓝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浪费时间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

“你们的巢穴？”公猫眯起眼，“像篮子吗？”

“篮子？”他在说些什么？

“蓝爪！”

松星尖锐的声音吓了她一跳，雷族族长怎么会在这里？

她转过身，看到族长正朝自己走来。“我……我……”她感到十分尴尬，浑身发烫，想给自己找一个出现在这里的合适理由。然后，她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最简单。“我在追逐一只松鼠，”她为自己辩解道，“没有注意到已




经越过了边界。”

松星怒视着她：“那你为什么和一只宠物猫交谈呢？”他恶狠狠地瞥了公猫一眼。松星会攻击他吗？公猫只是平静地回望着松星。

他太傻了，居然不逃跑！

“走吧！”松星的声音十分刺耳。

族长为何如此生气？她跑到这里只是个意外罢了。

“是他先和我说话的。”蓝爪为自己辩解。

松星嘶吼起来。随着爪子刮擦木头的声音，另一只宠物猫从栅栏上跃上树枝，蜷伏在那只公猫身旁。这是一只灰色母猫，毛发比那只公猫的更软，体形也更胖。

松星转身钻过一处黑莓丛，尾巴猛地一甩。蓝爪赶紧跟了上去，又扭头望了两只宠物猫一眼。

“我叫杰克！”公猫朝离去的蓝爪喊道，“下次你可以来看看我的窝。”

不！才不会呢！蓝爪打了个寒战，她永远不会踏入宠物猫的巢穴！

她加快步子跟在松星身后，不明白他的毛为什么还支棱着。“宠物猫很危险吗？”她问。

“危险？”族长转过身，“别像个鼠脑子了！我们本可以将他们撕碎的！”

“那为什么不呢？”她感到很困惑。

“他们没有越过边界。”松星继续走着，脊背上的毛泛起了涟漪。

蓝爪再次回过头，感到十分迷茫。宠物猫曾经越过界吗？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两脚兽地盘，而不愿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森林里呢？她想问问松星，可族长正目露凶光地盯着前方。

“不要再去那里。”松星吼道，“你是一只族群猫，不是宠物猫！”

当他们回到雷族领地时，蓝爪在林间看到了日落闪亮的姜黄色皮毛。

“你在这里啊！我们还以为你迷了路，跑到两脚兽地盘上去了呢。”副族长立刻迎上前来，长舒一口气。小耳和甜爪也跟了上来，他们嘴里各自叼着一只幼鸟。

蓝爪一甩尾巴：“我永远都不会去那里！”难道他认为自己和那些宠物猫一样笨吗？



他们回到营地时，蓝爪忽然意识到，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正注视着他们这支狩猎巡逻队。小耳和甜爪都带回了幼鸟，日落也在溪谷谷顶附近抓到了一只瘦弱的老鼠，而她却一无所获，只能内疚地抽动着耳朵。

“明天黎明时，你必须再出去狩猎。”日落告诉她。

她盯着地面，感到一阵羞愧：“我差点儿抓到一只松鼠。”

“‘差点儿’并不能喂饱你的族群。”日落提醒她。

自己让他失望了。蓝爪只希望松星不会把她和宠物猫交谈，而没有专心狩猎的事情告诉日落。她瞟了雷族族长一眼，松星已经踱进自己的巢穴里，尾巴消失在挂着苔藓帘子的屏障中。回来的这一路，他几乎一言不发。

纹尾望着贫乏的猎物堆：“还好现在没有幼崽需要哺育。”蓝爪焦虑地扫视空地，看到狮爪和金爪正在练习格斗动作，他们的毛发遮掩不住一根根骨头的线条，“可我们的学徒还得长大啊。”

“我明天一定会抓到些什么的。”蓝爪保证道。尽管新叶季已经近在眼前，但还得再等一个月，猎物才会开始出来活动。现在雷族唯一一只肥猫就是豹足，当其他猫都日渐消瘦时，她的肚子却还胀得大大的。蓝爪望着那名黑毛武士，她正沐浴着秃叶季微弱的阳光，蜷伏在荨麻丛旁打瞌睡。莫非她在狩猎时偷吃了猎物？其他猫都饿得腹中空空，她怎么还能长得那么胖呢？

金雀花屏障一阵晃动，蓟爪和蝰蛇牙一起走了进来。那名刺毛学徒似乎比平时更高傲自大，蓝爪皱起眉头。

蓟爪的嘴里叼着一只地鼠，他跑到新鲜猎物堆前，将地鼠放下，高兴地甩了甩尾巴。

这有什么了不起！蓝爪想告诉他，一只难吃的地鼠根本就没法填饱族猫们的肚子，只会破坏他们的胃口。

雪爪从学徒巢穴里钻了出来，她一定是听到蓟爪回来了。可让蓝爪惊讶的是，她并没有搭理他。“抓到什么了吗？”她朝蓝爪走过来。

蓝爪摇摇头：“日落说，明天黎明时我必须再出去狩猎。”

“我和你一起去。”

蓝爪眨了眨眼，雪爪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和她一起狩猎了。“你不必这样。”她说。

她不需要姐姐的同情。

“我想这样做。”雪爪回答，“我们已经很久没一起外出了。”

蓝爪感觉爪子刺痛，她有些狐疑：“你和蓟爪发生冲突了？”

“没有。”雪爪坐下来，惊讶地抽动着耳朵，“你知道的，我和你们俩都可以是朋友！”

蓝爪不太相信地耸耸肩，只要雪爪别希望她和蓟爪成为朋友就行了。

树枝的咔嗒声吵醒了蓝爪。寒冷的曙光渗入巢穴，香薇在风中沙沙作响。她很想把鼻子藏在脚掌下，重入梦乡。可她答应过日落去狩猎，于是，她颤抖着推了推旁边窝里的雪爪。“你还想去狩猎吗？”她小声问道。

狮爪、金爪和其他学徒还在熟睡，他们平缓的鼾声在巢穴里回荡着。

雪爪抬起头，勉强睁开眼睛：“当然。”她打了个哈欠弓起背伸懒腰，直到四肢都颤抖起来。

蓝爪抓紧时间清理了胸口和脚掌，让自己彻底醒来，然后轻手轻脚地钻出了巢穴。外边寒风凛冽，在头顶的枝条间呼啸。寒冷让她绷紧了身子，她向星族祈祷着。请让我们狩获些什么吧！

空地上空荡荡的。金雀花通道外边，画眉毛紧靠着屏障站岗，他身上的毛蓬松着，耳朵也耷拉着，拼命抵御刺骨的寒风。“你们起得很早嘛。”他打了个寒战。

“我们去狩猎。”蓝爪回答。

“愿星族指引你们前进的脚步！”画眉毛冲着走向溪谷的姐妹俩呼喊道。

当她们爬上岩顶时，风呼呼地吹在她们身上。谷顶的风声犹如雷鬼路上的咆哮，撼动着树木和它们的根基。

“走哪边？”蓝爪问。

“什么？”逆风迫使雪爪提高了嗓门。

“我们去哪里狩猎？”蓝爪大声说道。

“森林里最丰饶（ráo）的地方就是靠近影族边界的树林。”雪爪提议道，“我们去那里试试吧。”

她跃入树林，蓝爪紧随其后。她们奔跑着，粗大的树干从身边飞驰而

过，森林的地面踩在脚下又湿又冷。森林开始变得稠密起来，她们放慢了速度。蓝爪凝视着树枝，希望能发现一只鸟。雪爪则在落叶堆中搜索，期待找到疾跑的猎物。忽然，蓝爪闻到了一种气味。

“兔子！”她悄声说道。

“什么？”雪爪睁大了眼睛。森林里兔子稀少，它们多半生活在荒原上。

蓝爪用力嗅着空气，顿时兴奋起来。显然是兔子的气味。它能让半个族群吃饱呢！她环顾四周，在灌木丛中搜索。

那里！

一截白尾巴正在黑莓丛下晃动着。

她用尾巴示意雪爪匍匐下来，开始蹑足贴着潮湿的森林地面向兔子逼近。兔子在灌木丛下时隐时现，正沿香薇之间的一条小径行进。蓝爪和雪爪跟在后边，随着兔子的加速而加快了步伐。难道它察觉到她们的气味了？一定有什么惊扰了它。兔子忽然拔腿猛冲，在森林间狂奔起来。

蓝爪立即扑上前。她不愿再失去这只猎物了。

兔子钻过灌木，穿过黑莓丛。蓝爪腾挪闪避，紧追不放，目光死死地锁定那截短尾巴。她会抓住它的，她几乎能尝到它的味道了。



森林地势开始上升，一条堤岸出现在前方。在兔子跑到顶上之前，她一定会抓到它！

蓝爪急急地停了下来："老鼠屎！"

兔子消失在了一个洞里。

"我们必须跟着它。"她对追赶上来的姐姐说道。

"去哪里？"雪爪气喘吁吁地盯着堤岸上漆黑的洞口说。

她们接受过训练，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跟着猎物钻到地下。只有星族才知道黑暗之中会有什么在等着她们。有些洞穴延伸得非常深，很容易让她们失去方向，再也找不到出口。

蓝爪凑到洞口，用力嗅了嗅。"空气闻起来很新鲜。"她说，"附近一定有另外一个洞。兔子也许从这个洞口跑进去，又会从别的什么地方钻出来。"

雪爪怀疑地望着她。

"我们必须抓到它！"蓝爪坚持说道，"这可是好几个月以来我们发现的最好的猎物。"

她不等雪爪回应，便钻进了洞里。



第四章 鹅羽的预言

蓝爪爬进黑暗之中，冰冷的泥土紧贴着她的腹部。她能听到兔子的爪子在前方抓挠，但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循着气味前进，用胡须感触两侧的洞壁。兔子的气味非常强烈，让她口水直流。尽管洞穴向下倾斜，深入黑暗和空气稀薄的地下，可蓝爪还是被吸引着继续前进。

我必须抓到那只兔子。把松鼠追丢的事情依然让她很难过，她强迫自己将越来越强的恐惧感抛到脑后。

“趁着还没迷路，”雪爪在身后低声说道，“我们应该退出去了。”

“我们不会迷路。”蓝爪回应着，“这里只有一条地道。”

她继续向前，洞穴的坡度开始渐渐向上，兔子和土壤的霉味再度和森林新鲜的气息混杂起来，这让蓝爪松了口气。她能闻到石头、青苔和松树酸溜溜的气味。她们应该是来到了蛇岩附近。

前方出现了阳光，蓝爪加快脚步。只要钻上空地，兔子就可能朝任何地方逃窜，在如此多风的季节，将很难再追踪到它的气味。她猛地冲出洞穴，停下来探查空气。雪爪紧跟着钻了出来。

“看到它了吗？”蓝爪将注意力集中到环绕在舌头上的那些气味上，低声说道。她的毛发竖立起来，她已经闻到了兔子的新鲜气味。

她还闻到了血腥的气味。

以及狐狸的臭味。

“星族啊，救救我们吧！”在她身后，雪爪发出了惊恐的喘息声。

蓝爪看到，在她们前方那一小片空地的另一边，有一只狐狸！它站在那里，耸着瘦骨嶙峋的肩膀，她们追踪的那只兔子正被它叼在嘴里晃荡。

突然，一阵疾风晃动树木，闪电照亮了森林，同时也照亮了狐狸，将它的影子投射在蛇岩漆黑的岩壁上。雷声响起，狐狸咆哮着放下兔子，向她们投来饥饿的目光。

“快跑！”雪爪的尖叫声让蓝爪回过神来。她疾驰向堤岸，雪爪紧跟在她身后一尾远的地方。决不能让狐狸把她们赶进它的地下领地中。

姐妹俩在林间疾驰，钻过黑莓丛，又绕过簇簇香薇。

“它还在跟着我们！”雪爪的声音像是恐惧的呜咽。

蓝爪能感觉到身后狐狸沉闷的脚步声，每一步似乎都让大地震颤，但她不敢回头去看。她听到它踏过落叶的声响离自己只有几尾远，而且片刻不停。闪电再次照亮森林，雷声在她们头顶炸开。身后热乎乎的气息让蓝爪惊声尖叫起来，她跑得更快了。狐狸难闻的鼻息包围着她，她还听到它一口从自己的尾巴上咬下了一撮毛。

前方，雪爪已经翻过溪谷。

它绝对不会跟着她们冲下去的！

蓝爪也猛冲过去，脚步激起阵阵碎石，她心中忽然感到一丝放松。可身后传来一阵巨响。她回头看去。

狐狸竟然跟着她跑了下来！它就在一尾距离之外，正沿着小径疾驰。

“星族啊，救救我们吧！”蓝爪哀号起来。她祈祷族猫们能听到动静，前来营救她们。她紧随着雪爪滑下一块圆石，重重落下。雪爪赶紧闪身避开，冲下最后一段翻滚的碎石。

“快跑啊！”她尖叫道。

蓝爪连滑带爬地跟在她身后。

就要到了！

营地入口已在眼前。穿过金雀花通道，她们就安全了。

痛苦再度袭遍蓝爪全身。

要是狐狸跟着我们穿过金雀花通道怎么办？

狮爪和金爪或许正在空地上玩耍。对一只狐狸而言，他们都是唾手可得的猎物。

是她把狐狸引到这里来的，她必须阻止它。

当雪爪发出警告的尖叫声穿过金雀花通道时，蓝爪一个急停，转过身。

狐狸扑向她，她一蹬后腿，跳起来，想撕扯它张开的大口。蓝爪并没有想过要表现得如此勇敢，或是拿生命去冒险。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狐狸

进入营地。

天空电光闪闪，一声惊雷在头顶炸开。蓝爪抬头望去。

雷击！

一根被劈落的树枝坠落在她和狐狸之间，带着黄色的火焰砸向森林地面。狐狸差点儿被枝条击中，它立刻发出惊恐的叫声，惶恐地尖叫着，转身朝溪谷爬去。

蓝爪盯着那截着火的枝条，心怦怦直跳。枝条就在她的鼻子前面断裂，热浪烤焦了她的胡须，烫伤了她的口鼻。她惊呆了，就那样望着狐狸，直到被谁咬住后颈拖了回去。






“你会把命都丢了的!”日落放下她。他的吼声让她最终缓过神来。

“金雀花屏障会被引燃的!”纹尾恐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族猫们从营地里鱼贯而出，都惊骇地睁大了眼睛。枝条燃烧得如此猛烈，蓝爪觉得浑身刺痛。要是金雀花燃烧起来，大火就会席卷整个营地，吞噬（shì）每个巢穴。

“星族啊，快救救我们吧!”小耳绝望的哭喊声在烈焰中响起。

拜托了!

忽然，暴风雨在头顶轰隆作响，大雨倾盆而下，洒在灌木丛中，冲刷着森林大地。雨水熄灭了火舌，枝条噼啪直响，只剩下一根烧焦的木棍横在目瞪口呆的族猫面前。

“哇!”狮爪兴奋的喊声打破了沉寂。

“你跑出来做什么?”纹尾赶他进入巢穴。

“我想看它燃烧!”他抱怨道。

“你没事吧？受伤了吗?”

恍惚间，蓝爪意识到日落正在跟自己说话。她将目光从枝条上挪开，迷茫地盯着老师，深吸一口气，心跳渐缓下来。一股烟味呛得她直咳嗽。

“来吧。”日落说，“我带你到鹅羽那儿去看看。”

“我在这里。”巫医站在通道入口处，眼睛睁得溜圆，脊背上的毛全都竖立着。他似乎被枝条燃尽后腾起的烟给催眠了，声音显得很缥缈。

“我会带她去巫医巢穴。”他默默护送蓝爪来到柔软的空草地上。“在这里等着。”他低声说，随后便消失在岩石的裂缝中。

等到从惊恐中渐渐缓过来后，蓝爪开始感到胡须和口鼻刺痛起来。鹅羽嘴里叼着一片浸满药糊的叶子返回了，吓得蓝爪直往后退。“会痛吗?”她问。

“它能缓解疼痛。”鹅羽轻声保证道。

蓝爪保持不动，任由他轻轻地将药糊涂抹在她的口鼻上。鹅羽似乎正从她的眼睛里寻找什么，可她说不清他想要找的到底是什么。

“会留下疤痕吗?”她提心吊胆地问。

鹅羽摇了摇头。“鼻子上的毛只是被烧焦了而已。”他宽慰她道，“一个月之内就会重新长出来。”

那他的眼神里为什么充满了担忧呢?




也许是自己想太多了吧。

忽然，鹅羽倾身靠近她。“你将像火焰一样，照亮整座森林。”他嘶鸣着。

“什么？”蓝爪往后一缩。他疯了吗？

“燃烧的树枝是来自星族的征兆。”他两眼放光，“你就是火焰，蓝爪，你将会照亮整座森林。”

蓝爪警觉地朝后退去。他在说些什么？

“但要小心！”

她立刻僵住了。

“即使是最强大的火焰也能被水熄灭。”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告诉你，那根燃烧枝条的含义。”他吼道。

别犯傻了！这就是那只曾经告诉过自己的族群，一只田鼠就意味着应该袭击风族的猫。可瞧瞧后来发生的事吧！月花被杀死，雷族依然在其他族群面前处境尴尬。

雪爪忽然闯了进来。“你没事吧？”她皱皱鼻头，嗅着蓝爪的鼻子，“他在上边抹了什么？”

“聚合草和蜂蜜。”鹅羽的腔调恢复了正常，“它能缓解疼痛，防止感染。”

“你太勇敢了。”雪爪边说边围着蓝爪绕圈，激动地舞动着尾巴。“当我冲进营地，发现你没跟着进来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还以为你被狐狸抓住了。可当我返回到外边时，看到你正在和它对峙（zhì）！接着，树枝掉了下来，你却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一名真正的武士！”

“嘘！”鹅羽示意她安静下来，“野草须正躺在那个窝里。”他朝香薇丛中的一处缝隙点点头，“他腹部的伤痛还在恢复过程中，希望你们不要打扰他的休息。”

雪爪低下了头：“很抱歉。”

“出去吧，你们俩都出去吧！”鹅羽简短地命令道，那样子就好像他从未提到过什么预言似的。蓝爪怀疑刚才的情景是不是自己的幻想，要么就是巫医跟自己开了个玩笑。她转过身，跟着雪爪走出巫医巢穴。就在她顺着香薇

通道往外走时，一个声音在她耳朵里响起，“你就是火焰，蓝爪。怕水。”

她四处张望，想看看鹅羽有没有跟来，可他的身影仍在那片空地的另一端，正在检查野草须。蓝爪吓坏了，急忙追上雪爪。

暴尾已经在空地中央等待她们。看到蓝爪到来，他的眼里放出一丝光芒。“你面对的是一只狐狸！”他似乎真的很高兴，但说话时还是沉着脸，“可你还不是一名武士，因此不要再独自卷入和狐狸的战斗当中。”

不等蓝爪答应，狮爪就和金爪一起跑了过来。

“真希望我刚才也在外边，我也能赶跑那只狐狸。”狮爪抖散身上的毛，咆哮道。

雪爪抽动着胡须，可蓝爪的思绪仍然停留在鹅羽那诡异的预言上。那会不会是真的呢？

你就是火焰？你将照亮整座森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天她将成为雷族的首领？水又会怎样熄灭她呢？她不是河族猫。除了跃过最小的溪流，她永远也不会靠近水。

暴尾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蝰蛇牙正带领一支巡逻队去确认狐狸是否已经离开。在他们回来汇报之前，大家都要待在营地里。”

蓝爪点点头，暴尾转身离开。

“你没事吧？”雪爪关切的声音飞入她的脑海，“鹅羽有没有给你什么治疗惊吓的药草啊？”

蓝爪摇了摇头。

“是什么让你不安了？”

蓝爪环顾营地，想寻找一个能和她交谈的安静角落。或许姐姐能帮助她弄清楚鹅羽的那番话。

“跟我来。”她带着雪爪走向育婴室，并绕到了它后边。

“怎么了？”雪爪坐下来，“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想问你一件事。”蓝爪不知道该怎么跟雪爪说起那段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的预言。

雪爪凑上前，压低声音：“什么事？”

“你……”蓝爪寻找着合适的词语，“你觉得……你觉得我……特别吗？”

雪爪发出一阵咕噜声："是的，当然！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妹妹！"

蓝爪失落地摇摇头："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你指的还能是什么？你哪里不对劲儿了吗？鹅羽在检查你烧伤的情况时，发现什么了吗？"

蓝爪将爪子插进土地。她必须直接一点儿："鹅羽说那根燃烧的树枝是一个征兆。"

"征兆？"雪爪的两只眼睛瞪得像只猫头鹰，"来自星族的征兆？"

蓝爪点点头。

"那代表什么意思？他告诉你了什么？松星知道吗？"雪爪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一涌而出。

"他说我将像火焰那样照亮整座森林。"

"他完全疯了！"

"可要是他说的是对的呢？"

"我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雪爪朝后缩了一下，露出警觉的神情，"你也知道他的那些预言都是些什么。就是他那个愚蠢的预言害死了月花。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了吧？"

"他还说，水会熄灭我。"



雪爪的耳朵平伏下来。“他没有权利那样吓唬你！他怎么敢那样！”她肩头的毛竖起来，“别在意他说的那些话，他的预言毫无价值。你不会被水熄灭！你又不是河族猫，水怎么可能伤害到你呢？别听他的！尽是些胡言乱语！”

蓝爪震惊地凝视着姐姐。难道我就真的不可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族群的首领，这有什么问题吗？雪爪本来很想知道预言是什么的，可当她发觉预言和蓝爪有关时，态度却变了。

“这么说，你不相信，对吧？”

雪爪将脑袋偏向一边。“鹅羽是个笨蛋。”她说，“不要搭理他，别让他的话困扰你。”

困扰我？如果这是真的，或许这就是我身上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情。

可雪爪已经说起了别的话题：“我也有件事想和你谈谈。”

蓝爪眨眨眼：“好的。”

“是关于蓟爪的。”

蓟爪？

“我希望你能更努力地尝试着喜欢他。”

“为什么？对我们而言，他自己喜欢自己已经够了。”蓝爪严厉地说，“事实上，对我们而言，你喜欢他就已经够了。”

“别这样。”

蓝爪准备转身离开。“不需要因为你喜欢那个自大的家伙，我就要跟你一样。”她说。

“蓝爪！”雪爪在身后呼喊，可蓝爪什么也不想听。她们为何不能像在太阳石的战斗中那样亲密呢？为何不能像那样靠得比草叶的两刃还近，彼此照应呢？雪爪为什么不愿试着去理解蓝爪对鹅羽预言的感受呢？她生气地回到空地中。她想谈的是鹅羽话中可能蕴含的意义，而不是蓟爪。

统领雷族真的是我的宿命吗？



第五章　武士荣耀

“蓝爪，从这一刻起，你将被称作蓝毛。星族以你的勇敢和力量为荣，我们欢迎你正式成为一名雷族武士。好好为你的族群服务吧。”

松星把口鼻抵在蓝爪头顶上时，她兴奋得差点儿站不稳了。族猫们欢呼起来。

“蓝毛！雪毛！蓝毛！雪毛！”

雪毛贴向她身边，激动地低声说：“我们是武士了！”

快乐像一颗飞驰的流星在蓝毛的体内燃烧。她环顾族群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能成为其中一员，她深感自豪，族猫眼中友善的目光让她十分温暖。暴尾站在斑尾身旁，昂起头，朝着渐黑的天空大声喊出了女儿们的名字。

他是在告诉月花。这个想法像一根裹着蜜的刺一样，扎进蓝毛心间，让她感到既欣慰，又痛苦。要是月花就在族猫们中望着自己，那该多好啊！

可此时，母亲在她自己的族猫们中间，在星族之中。

新叶季的晚上很暖和，营地里鸟鸣声声，仿佛连鸟儿们都对温暖和森林中迸发出的生机心存感恩。微风中弥散着猎物和新生植物鲜美的气味。

“按照我们祖先的传统，雪毛和蓝毛将在黎明前进行静默守夜，在我们睡觉时守卫营地。”松星宣布道。

蓝毛点点头。当族猫们渐渐回到各自的巢穴中去时，她欣慰地注意到，野草须又开始长胖了。现在，猎物再度充裕起来，他和豹足总是最先出现在新鲜猎物堆前。

豹足最近住进了育婴室，因为她在等待生下松星的孩子，所以不得不吃下更多的猎物。她把白眼带在身边做伴，帮助她驱散闲置已久的育婴室中的寒冷。整个族群都为即将降临的幼崽感到高兴。

“走起路来畅通无阻，不会被一两只幼崽绊倒，这还真有些不习惯。”云雀鸣早前就这样说过。

甚至连咕哝脚都在期待着幼崽的诞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小家伙偷袭我的尾巴了。”他充满渴望地说。

夜幕降临，空地上渐渐变得空荡荡的，只有蓝毛和雪毛留在黑暗中。她俩静静地坐着，雪毛环视营地，全身都保持着警觉，显然是在非常严肃地履行守卫族猫的承诺。蓝毛望着银毛星带，不知道数不清的星星中，哪一颗才是月花。

曙光开始映照天边时，蓝爪已经快睁不开眼了。坐了那么久，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起来。松星巢穴入口处的苔藓动了动，雷族族长走了出来。他仰望着被苍白的阳光浸沐成粉色的天空。

“去睡一会儿吧。”他走过蓝毛和雪毛的身旁，低声说道。

蓝毛舒展着四肢，松弛下来。

雪毛打了个哈欠。“他这么早去哪儿？”她疑惑地看着松星钻出营地通道。

“现在是新叶季。”蓝毛回答，“我想，即使是族长，也比较乐于在猎物刚开始活跃起来时，享受一下黎明狩猎的。”

出于习惯，她朝学徒巢穴走去，但尾巴却被轻轻地咬住了。

“嘿，鼠脑子！”雪毛咕噜道，“我们现在在这里睡觉了。”她用头示意着武士巢穴的方向。

当然！会有准备好的窝等着她们吗？蓝毛忽然有些紧张，跟着雪毛钻过入口处低矮的灌木，走进了武士巢穴。她眨眨眼，以便适应里边昏暗的光线。顶棚不高，让巢穴显得很小，不过比学徒巢穴还是要宽敞一些。一个个窝围绕着中央的树干呈螺旋形排开，一直到巢穴边缘。日落、暴尾和蝰蛇牙蜷伏在中央一个铺满苔藓的凹处，团毛和画眉毛睡在更靠外的地方。

蓝毛心想：作为新命名的武士，她们的窝应该靠近外边的树枝。可窝在哪里呢？“你看到有空位置了吗？”她凑近雪毛的耳朵低声问道。

“这边！”团毛抬起头，在巢穴那头对她们低声说。

蓝毛小心翼翼地绕过熟睡的武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一不小心踩到谁的尾巴或脚掌，或是晃动黑莓丛吵醒了谁。

“你们可以睡豹足和白眼的窝。”团毛朝他旁边两个空置的窝示意道。

蓝毛凑近去嗅闻，黑莓叶片平得就像雷鬼路上被怪物压死的兔子，苔藓



 

散发着潮湿陈腐的气味，但她并不在乎。她现在太累太冷，不管在哪里睡一觉，都会让她非常开心。“好好睡吧，雪毛。”她很享受地呼喊着姐姐的武士名。现在，她们已经离开了学徒巢穴，离开了蓟爪，她们又可以成为朋友了。她们会一起狩猎，一起在边界巡逻，搜寻气味标记和入侵者的气味，再也不会和另一只猫走得更近。

雪毛跟她碰了碰鼻子：“你也一样，蓝毛。”

蓝毛开心地在豹足的窝里伏下，在咕噜声中进入梦乡。

蓝毛醒来时，其他武士已经不见了。雪毛仍在睡觉，她呼出的气息吹动着一片支棱出黑莓茎秆的草蔓。

蓝毛用脚掌推了推她：“醒醒！”

雪毛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怎么了？”

明亮的阳光透过头顶黑色的针叶投射下来。

“现在应该快到中午了。”蓝毛判断道。

“我们要去巡逻吗？”雪毛问。

蓝毛一耸肩：“没有谁告诉过我。”

雪毛开始清洁她胸口处的毛：“作为武士的第一天，我要展现自己最好的形象。”

“我也要。”

蓝毛清理完自己后，舌头都有些痛了。她自豪地坐直身子，毛发已经既顺滑又干净，尾巴也抖得松松的。一小块苔藓沾在雪毛的肩膀上。“你还有一点儿没弄到。”蓝毛探过身子，用牙齿将苔藓夹出，吐在一旁，“这样就好了。”

雪毛的毛发看上去又软又白，就像小鹿的肚子。

蓝毛率先走出巢穴，阳光下的空地十分明亮。蓝天在营地上空延伸，一阵温暖的微风拂过树顶翠绿的叶片。

“终于出现了！”日落尖锐的声音从空地那边传来。他正皱着眉头站在荨麻丛旁边。

蓝毛慌张地望着雪毛。“你确定没谁提到过巡逻的事吗？”她低声问道。

日落抽动着尾巴，等着她俩朝他靠近。“我并不介意你们错过了黎明巡




逻。”他说，“可狩猎巡逻你们必须参加，否则就意味着他们将缺少队员，太阳落山时带到新鲜猎物堆上的东西就会更少。”

“可没有谁告诉过我们啊！”蓝毛叹息道。他为什么还像教训学徒那样对待自己呢？蓝毛生气地竖立起脊背上的毛。

“你们现在是武士了。”日落对她说，“不应该再被某只猫从窝里拖出来，逼着你们为族群服务！”

蓝毛盯着地面，羞愧得都不敢偷瞟身旁的雪毛：“对不起。”

“不过你们还能做点儿别的事情。”

日落的语气缓和下来，蓝毛心里轻松了不少。她抬起头，问道：“是什么事？”

“羽须想去两脚兽地盘搜集猫薄荷。”

收集叶子！蓝毛的心顿时一沉。这将会和她成为学徒的第一天一样让她失望。

“他需要武士护卫。”日落继续说道。

蓝毛竖起耳朵。这还差不多，像是武士做的事。

“最近边界附近宠物猫的气味比平时更浓。”雷族副族长解释道，“我可不希望他独自行动。”

哦！宠物猫可能构成威胁。蓝毛开始理解松星在两脚兽栅栏旁找到自己时，为什么会大发雷霆了。虽然杰克看上去连一只老鼠都打不赢，但也许那只是他想让她放松警惕的一种伪装罢了。

羽须从香薇通道中快步走出，两眼炯炯有神。“这就是我的护卫吗？”他上上下下打量过蓝毛和雪毛之后，才点头招呼日落。

雪毛用爪子紧抓着地面。“是的，”她说，“我们将确保你不受到其他猫的伤害。”

巫医学徒抽抽胡须：“谢谢。”

“我们现在就出发吗？”蓝毛凑了过来。

羽须望了一眼天空：“现在露珠应该已经蒸发掉了。”

“那样更好吗？”蓝毛不解地问。

“这就意味着我们收集药草时，上面的水分已经干了，储存起来就不会




腐烂。”羽须边说边朝营地入口走去。

一进入森林，蓝毛和雪毛便快步走在他的两边。蓝毛扫视着树林，警惕地竖起耳朵。她在负责保护一只族猫。

“安全吗？”羽须问道。

他的话里是不是有些戏谑（xuè）的意味啊？

“这里没有危险。”雪毛说道。

“那我就放心了。”巫医学徒说。

他们朝边界走去，森林里充满了新鲜的气味。尽管蓝毛很想追随猎物的踪迹前进，但她在执行任务，不能被任何事情分心。当他们经过沙坑时，她发现灌木丛后边有身影在晃动。甜爪和玫瑰爪正在练习格斗动作。

“你不是一名武士，这多可惜啊。”蓝毛对羽须说。

羽须眨眨眼：“我不想当武士。”

“为什么不想？”雪毛盯着巫医学徒，惊讶得仿佛他刚才说的是自己要长翅膀似的。

“我更愿意通过治疗而不是战斗来帮助我的族猫。”

“但你不希望有时候能去狩猎吗？”蓝毛问。

“谁说我不想？”羽须忽然冲向一棵扭曲的桦树树根中间，前掌在一堆落叶中抓挠，然后将头探进去，缩回来时嘴里已经叼着一只老鼠。

雪毛赶上前，赞叹道：“太了不起啦！”

“你是怎样学会狩猎的？”蓝毛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羽须放下老鼠，开始在松软的地面上挖洞。“我并不是只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搜集药草上！”他将老鼠放到洞里，又在上边盖好土，“稍后我再来拿。”然后，他快步跑开，继续朝边界进发。

他们走过松林之后，两脚兽地盘的气味已经随着风飘进了树林。当他们抵达雷族气味标记下的边界时，宠物猫的气味变得异常浓烈起来。

日落是对的。蓝毛停下脚步，翕（xī）动鼻头嗅着空气，不知道自己能否从混杂的气味中分辨出杰克的气味。宠物猫比河族猫更难闻，而且数量也太多，分不清谁是谁。

雪毛和羽须已经沿着边界走远了，并没有等她，蓝毛赶紧追上去。“猫




薄荷在哪儿?”她喊道。

“在一处荒废的两脚兽巢穴外边。”羽须似乎有些紧张。

蓝毛心里一紧:“那里危险吗?”

“通常不危险。”

“听上去你有些担心。”

“如果能看到那些猫薄荷经历了秃叶季之后依然活着，我会很高兴的。”羽须解释道，“通常霜冻都会很严重。”

“那如果它们枯萎了怎么办?”雪毛问道。

“那我就不得不向黑莓果寻求帮助。”羽须告诉她俩，“对于绿咳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

蓝毛顿时竖起毛发，即使绿咳症可能会致命，但向河族巫医寻求帮助也是丢脸的行为。要是河族提出用猫薄荷来交换太阳石，那该怎么办?

这时，一只画眉在上空尖叫起来。是他们吓到它了吗?蓝毛让羽须和雪毛继续前进，自己则来到一片浓密的香薇旁，开始观察这一区域。

有个黑色的东西在移动。

蓝毛僵住了。

宠物猫?

她望向灌木丛那边，当看到那是松星时，她立马惊呆了。他独自在那里做什么?蓝毛压低身子，好奇地注视着雷族族长大步朝两脚兽栅栏走去。松星似乎很放松，他一定对打败任何胆敢挡在他面前的宠物猫都充满了自信。

松星跳上栅栏，保持住平衡，盯着两脚兽巢穴。他是在等待一场战争吗?也许他希望向附近的宠物猫传递信息，让他们远离雷族领地。她应该去帮忙吗?

不。

蓝毛想起，上次松星在这里发现自己时是多么恼怒。她不想让他认为，自己养成了在两脚兽地盘附近游荡的习惯。而且，她还得保护羽须。于是她蹑足走开了，以免被松星发现。接着，她朝族猫们追去。

“你在这里啊。”雪毛迎了上来。他们蹲伏在一堵墙下。一些岩石散落在墙角下，墙顶已经坍塌，露出一道口子。

“猫薄荷就在那边。”羽须伸出前掌往墙上爬。

雪毛睁大了眼睛：“要是宠物猫来了怎么办？”

“那就把他们吓跑！”羽须一跃跳上墙顶，站在那里喊道，“不会很难的。他们认为族群猫吃的是骨头，而且我们发怒时，身子会膨胀到和獾（huān）一样大。”说完，他翻过墙顶，消失在墙的另一边。

“快点儿！”雪毛跟着他跳了上去。等到蓝毛爬上去时，羽须已经沿着一块封闭空地的边缘跑到另一边。

“我们在上边放哨吧。”蓝毛建议道。



雪毛点点头。“我到那个角落里去。”她又用鼻子示意几尾之外的墙角处，“你到那里盯着。这样，我们就能掌握视野中的所有情况了。”

雪毛在坍塌的石墙上择路前进，蓝毛则走到墙角处坐了下来。她的心跳得厉害，这是她的第一项武士任务——她要负责把羽须安全地带回家，同时还要带回某一天可能会挽救一条雷族生命的猫薄荷。他们随时可能遭遇宠物猫的袭击，又或许不知道会从哪里冒出一只两脚兽来。她焦虑地向下看去，羽须正在空地一侧浓密的杂草灌木丛中挖掘。

“猫薄荷还活着吗？”她喊道，可巫医学徒的口鼻深埋在杂草中，听不到她的问话。

雪毛竖起耳朵，紧盯着树林。蓝毛扫视着自己这一侧，透过低处晃动的枝条，她再次发现了松星，他仍站在栅栏上。蓝毛认出，在他身旁的正是那只姜黄色皮毛的宠物猫杰克。

杰克？

松星准备攻击他吗？蓝毛顿感紧张，等待一声尖叫突然传来。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两只猫似乎正在低声交谈。

“滚开！”雪毛的吼声吓了蓝毛一跳。

“怎么了？”她沿着墙壁迅速跑过去，颈毛根根竖立起来。

雪毛瞪着一只玳瑁色宠物猫，对方也睁着硕大的金色眼睛回望着她。

蓝毛拱起背。“我们发怒时，身体会膨胀得和獾一样大！”她警告道。

“我们还吃骨头呢。”雪毛喝道。

宠物猫吓得直叫唤，转身加速冲进灌木丛中。

蓝毛咕噜起来：“这很容易啊。”她跳下去，落在草地上，跑过去告诉羽须。“别担心！”她大声说，“我们已经赶跑了一只宠物猫。”

羽须从杂草丛中抬起脑袋：“什么宠物猫啊？”

“一只威胁着要爬上墙壁的宠物猫！”

“什么，威胁？”羽须两眼放光。

蓝毛有些尴尬：“呃，只是他可能会跳上来！”

羽须打趣地发出咕噜声。“谢谢哦。”他说，“能把雪毛叫过来吗？我需要你们俩帮我把这些猫薄荷运回去。”

蓝毛向墙壁跑去："羽须需要帮助。"

她带着雪毛返回羽须身边时，他已经将几捆猫薄荷堆放在草地上。蓝毛像石皮教过她的那样，将其中一捆拾起，夹在下巴下。芬芳的气息让她的爪子刺麻。猫薄荷闻起来竟然这么美妙！"我可以再多拿些。"她说。随后，羽须从植物上又扯下一片叶子，蓝毛用嘴巴咬住它。

"我也想试试看！"雪毛仿佛深受鼓舞，也学着蓝毛的样子，抓起第二捆药草，并最终将它们放置妥当。然后，三只猫带着珍贵的药草动身回家。

"你们带了这么多回来呀！"鹅羽高兴地看着他们将猫薄荷放在巫医巢穴的空地上。



蓝毛深感自豪。那充满诱惑的气味让她垂涎欲滴，她很难抗拒咀嚼叶子的诱惑，但她明白这些叶片太珍贵了，不能浪费。

“你们一定饿了。”鹅羽继续说道，“去吃些东西吧。”他扫了羽须一眼，“你也去吧，顺便给我也带点儿吃的回来。我一上午都在忙活。”

蓝毛环顾着空地。药草的叶片四处散落着，在一团阳光照耀的地方，一小片草被压平了，而且正好呈现出巫医肥胖的身形。

忙碌？哈哈。

他们走到新鲜猎物堆时，日落正在那里嗅来嗅去。他抬起头说：“松星刚刚回来，看样子他已经饿坏了。”

蓝毛望向雷族族长，他正在荨麻丛旁整理自己的皮毛。他比他们先回到营地，但他没有带着两捆猫薄荷。

“第一次任务执行得怎么样？”日落问道。

“还不错。”蓝毛说。她希望羽须能肯定她的说法。

羽须咕噜一声：“她们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收集很多猫薄荷。”

松星抬起头，问道：“你们在收集猫薄荷？”

“够我们一直用到落叶季了。”羽须回答。

雷族族长的眼里是不是闪过了一丝警觉？他在担心他们看到自己和杰克交谈了吗？

日落从猎物堆中取出一只画眉：“很高兴她们能帮上忙。”

“她们吓跑了一只宠物猫。”羽须告诉他。

日落点点头：“你们俩做得很好。”他看上去是由衷地开心。他叼起画眉朝松星走去时，蓝毛挺起了胸膛。

雷族族长用脚掌将画眉翻过来嗅了嗅，仿佛不知道自己饿不饿似的。长途跋涉前往两脚兽地盘，然后再返回，这还不能培养出好胃口吗？想到这里，蓝毛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她从猎物堆中挑选了一只老鼠，在树桩旁边坐下。当她开始嚼起老鼠肉时，又看了松星一眼，他正优雅地咬着画眉翅膀。日落在一旁打瞌睡。

雷族族长究竟在栅栏上做什么？



第六章 月亮石之旅

一轮满月照亮空地，投射下各族群斑驳的影子。四棵巨大的橡树上，叶片嗖嗖作响，这还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清爽的夜风从蓝毛身上拂过，她哆嗦起来，非常兴奋。这是她第一次以武士身份参加森林大会。在休战协议的作用下，族群间的恶意与竞争似乎也头一次被遗忘。风族猫的皮毛光滑发亮，看上去他们吃得不错；河族猫身上散发出了新捕获的鱼的腥味；影族猫的眼睛在阴影中闪闪发光。

咕哝脚在和一名叫作白莓的风族长老聊天，巫医们也凑到一起低声交谈着。蝰蛇牙和暴尾跟水獭斑和残皮坐在一起，而罂粟曙则坐在学徒们围成的圈子里，肆意地和他们一起吹牛。

“昨天我第一次爬上了树。”一名河族虎斑学徒得意地伸缩着爪子。

罂粟曙眨了眨眼：“河族猫也爬树吗？”

“我还以为你们只会游泳呢！”甜爪说道。

河族虎斑猫挺起胸膛：“我既会爬树又会游泳。”

“那好，我敢打赌你抓不到松鼠。”蓟爪发起挑战。

“真恶心。”河族学徒拉长了脸，“有谁会想抓松鼠啊？”

河族猫表现得好像从来没有袭击过太阳石似的，雷族武士们也没有夸耀自己的胜利。可是，当钩爪朝她走来时，蓝毛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你打得很不错。”他说。

蓝毛耷拉下耳朵。“我现在打得更好，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名武士了。”她警告道。

让她意外的是，钩爪眼里居然闪烁出激动的光芒：“我也得到武士名号了！”

“钩嘴？”

“你怎么猜到的？”他咕噜着问道。

“因为你的尾巴还是直的。”

这时，巨岩上传来一声吼叫：“森林大会开始了！”

松星站在巨岩边，月色在他的皮毛上隐隐发光。他身后分别是雹星、石楠星和杉星。各族群开始集中到岩石下，松星退了回去，杉星走到前边。

“新叶季带来了猎物和温暖，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宠物猫。”影族族长宣告道，“就在今天，我们的一支狩猎巡逻队还把一只姜黄色公猫赶出了边界。”

会是杰克吗？蓝毛望向松星，想看他有何反应。

水獭斑站在河族猫群中呼喊道：“他们整个秃叶季都躲在舒适的窝里，已经忘了树林是属于我们的！”

蝰蛇牙咧咧嘴：“不需要多久，他们就会怀念过去自己的舒服日子。”

族猫们交头接耳，纷纷表示赞同。

雹星走上前来。“河族已经加强了巡逻，提醒那些谷仓里的猫远离我们的地盘。”他期待地看着松星。

蓝毛眯缝起眼睛。松星会告诉其他族群，宠物猫闯入雷族领地的事情吗？

雷族族长抬起下巴。“我们也打算加强巡逻。”他顿了顿，眼睛忽然瞪向雹星，“以此来警告任何入侵者。”





蓝毛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脚步，族长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触发族群间的对立情绪呢？所有猫似乎都认为是宠物猫在制造麻烦，对松星发出的挑衅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蓝毛，咆哮声已经在河族猫中响起。

“几个月以来，没有影族猫越过你们的边界。”影族副族长残皮怒吼道。

鹰心在巫医队伍中喊道：“风族也一直待在四棵树属于我们的那一侧！”

雹星的毛竖立起来：“你是在指控河族猫越过了你们的气味界线吗？”

松星耸耸肩。“我没有就任何事指控任何一个族群。但雷族从现在开始，会加强巡逻。”他朝杉星眨了眨眼，“小心总比后悔强。”

怒意在空中集结起来，蓝毛感到肚子发紧。

钩嘴站起来，说道：“为什么指责起族群来了？我们讨论的是宠物猫！”

橡心站在兄弟身旁咆哮着：“雷族一直就是一帮宠物猫的朋友！”

“你说谁是宠物猫的朋友？”蝰蛇牙扭过头，怒目圆睁。

橡心冷冷地迎上他的目光，这名河族武士的眼中透露出强大的自信。“你们生活在两脚兽地盘的旁边！”他吼道，“实际上你们和宠物猫可以算是同巢猫了。”

罂粟曙愤怒地竖起毛发：“你怎么敢这样说，鱼腥味的家伙！”

石楠星站在巨岩上高喊道：“住嘴！”她抬起头透过树叶仰望着光芒闪烁的银毛星带。几朵云彩已经遮蔽了一些星星。

大家都闭上了嘴，族群陷入充满怒意的沉寂之中。

风族族长抬起头：“宠物猫很少到我们的边界上来。”

高尾从巨岩下喊道：“他们的速度太慢，追不上兔子。”

“也追不上松鼠。”小耳补充道。

族群中响起一阵不大的赞同声，可众猫仍然竖着毛发。蓝毛很是沮丧，脚掌也刺痛起来。松星为什么要惹麻烦呢？

雹星再次走到巨岩边。“不说宠物猫了。”他吼道，“河族有了一名新武士。”他朝自己的族猫们点点头，“钩嘴！”

当各族群有些心不在焉地为这名新武士低声欢呼时，蓝毛感到了一阵紧张。她将会受到豹足和团毛那样的对待吗？轮到松星念出她和雪毛的名字时，蓝毛闭上了眼睛。尽管各族群给她们的赞许声不及给钩嘴的那样热烈，




但她还是松了口气。

森林大会在一片冷峻的沉默中结束了，雪毛靠到蓝毛身边。

“松星为什么要惹得其他族群都不高兴呢？”蓝毛低声问道。

“他只是在警告他们别靠近。”

“可为什么要指责他们，而不是指责宠物猫？”

雪毛耸耸肩：“因为宠物猫不在场。”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族群曾经越过边界，可宠物猫在雷族领地上，却像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似的随便来来去去。

松星为什么不愿承认，宠物猫用他们的气味标记把边界弄得难闻，而且吓跑了那些本该在漫长的秃叶季过后用来滋补族群的猎物呢？

清晨把温暖带到营地。蓝毛打了个哈欠，由于昨夜很晚才睡，她到现在仍感到疲倦。雪毛已经和蝰蛇牙、蓟爪一起去进行黎明巡逻了。新叶季的阳光照耀着空地，蓝毛凑到高岩下，听日落指派巡逻队伍。听到自己被安排和画眉毛、褐斑、玫瑰爪一起狩猎时，她愉快地甩了甩尾巴。

“蓝毛？”豹足从松星的巢穴里走出来，身后的苔藓帘子仍在嗖嗖作响，“松星想和你谈谈。”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错误吗？也许他已经知道自己和杰克在一起时被她给看到了。

豹足耸耸肩，朝育婴室走去，鼓起的肚子让她步伐较为沉重。蓝毛无奈地走向松星的巢穴。

她钻进巢穴时，族长正在幽暗中眨着眼睛。“蓝毛。”他严肃地招呼道。

蓝毛紧张地盯着他，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也许她问雪毛松星为何责问其他族群而不管宠物猫的时候，被谁给偷听到了。

“我忽略了你训练中的一个部分。”他说。

“什么？”

“你还没有看到过月亮石。”

月亮石！那是块极为神圣的石头，族长们在那里接受九条命，巫医们则在那儿与星族进行交流。激动之情让蓝毛一下子把关于宠物猫的所有想法统



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所有年轻的猫都应该到那里去接受星族的祝福。”松星继续说道，“我早就该带你去了，但是和风族的战争，以及多雪的天气让路途变得太过艰难。不过现在，我打算去和星族在梦中交流，你或许可以与我同行。”

“雪毛也去吗？”

“如果三名武士同时穿越风族领地，他们恐怕会不放心。”松星说，“我下次再带她去。”

蓝毛明白，要想到达月亮石所在的洞穴母亲嘴，他们就必须穿过荒原。风族猫会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仅仅是途经风族领地吗？她叹了口气，或许雷族袭击风族营地的那段记忆，他们依然历历在目。

雷族族长闭上眼睛。“去鹅羽那儿吃一些旅行药草吧。”他低声说道。

旅行药草？蓝毛怀疑它们的味道会像攻击风族前鹅羽给众猫吃的药草一样糟糕，“也给你带一些来吗？”

松星摇摇头：“我和星族交流之前，不能吃东西。”

运气真好！她转身从苔藓帘子中钻了出去。

鹅羽已经等候在香薇通道外，蓝毛有些紧张。狐狸来袭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再也没有说过关于预言的事。他现在还会提起吗？

可鹅羽只是眨了眨眼，将药草推到她面前：“松星说要带你去月亮石。”

蓝毛点点头，他目光中闪烁着的是好奇吗？

“把这些药草吃了。”他说完就转身走了。他是否对松星提起过预言的事？雷族族长是因此才带她去，而不是带雪毛去吗？族长是否也认为她是与众不同的呢？

“快点儿！”松星在空地那头喊道，“我希望在午夜之前赶到那里。”

蓝毛赶紧舔起那堆绿色的叶子，强忍着苦味吞下去，然后跟着族长跑了出去。

他们沿着昨晚参加森林大会的路，来到四棵树。从巨岩下经过时，蓝毛还能闻到残留的各个族群的气息。巨岩在白天看起来很陌生，没有月光的沐浴，它显得十分灰暗，毫无生机。

爬上通往风族领地的坡道时，脚下的草地变得粗糙起来。风呼呼地吹在




他们身上，树木也渐渐被矮小的灌木所取代。“记住，”松星警告道，“不要在这里狩猎。”

当然不会！何况蓝毛又不饿。鹅羽的药草让她完全没了胃口。她脚下直发痒，很想跑起来，但她只能跟随松星不疾不徐地往前走。在族长的带领下，他们穿过一丛丛石楠，来到一片平坦而开阔的高原前面。蓝毛环顾着地平线，寻找风族营地以及那场战争中她藏身的岩石。可让她感到熟悉的似乎只有风吹过草地的声音。

忽然，地势开始向下倾斜，整个风族领地在他们两侧延伸。松星停下脚步，整个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荒原向下演变成一条宽阔的深谷，两脚兽的巢穴三三两两地散落其中，小得像草籽。一座峰顶参差不齐的悬崖耸立在远方。

“那就是高石山吗？”蓝毛轻声问道。

松星点了点头。

雷鬼路难闻的酸臭味从山谷中飘来，蓝毛看到一条细细的灰色带子像河流一样在他们下方蜿蜒（wān yán）。她见过把雷族森林和影族领地分隔开来的那条雷鬼路，但从来没有跨越过。

眼前的这条雷鬼路显得更加繁忙，尽管从这里看过去，怪物们像小昆虫似的沿路爬行，但蓝毛知道它们有多么庞大，也听说过许多猫被怪物杀死的事情。怪物以如此快的速度飞驰，即使是最敏捷的武士，也可能被撞上。

“来吧。”松星开始朝坡下走去。

蓝毛闻到了残留在风族边界的气味标记，看见下边斜坡上覆盖着茂密的草坪，不由得很想感受它的柔软。

“站住！”

风族猫的吼声喝住了他们。蓝毛僵在那里，松星则回身面对风族巡逻队。

蓝毛振作起精神，转过身，看到了高尾和风族副族长芦苇羽。他俩咧着嘴，竖着颈毛从石楠灌木中跳过来，身后还跟着另外三名武士。

“别紧张，放松些。”松星低声说。

蓝毛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们要去高石山，是可以通过这里的。

风族武士们逼上前来，停留在一尾距离之外。

芦苇羽眯起眼睛。“你们要去高石山？”他质问道。

松星点点头。

风族副族长绕着他们踱步，张大嘴嗅闻着他们的气味。

“我们没有狩猎。”松星平静地说。

芦苇羽哼了一声：“对雷族还是小心点儿为好。”

松星把爪子深深地扎入泥沼地里，但没有开口。

“那就快点儿走吧！”芦苇羽喝道，“快走。我们可不想看到你们把这里弄臭，吓跑我们的猎物。”

松星转过身。难道他不打算做任何回应吗？

蓝毛努力压抑着愤怒，没有让毛发竖起来。可松星只是低着头，垂着尾巴，重重地迈步朝坡下走去。虽然从他身上看不出怯意，但他疲惫的步子让蓝毛感到很好奇，是什么事使他想要和星族在梦中交流？或许他很担心宠物猫，只不过不愿承认罢了。

蓝毛朝坡下走去，她能感到风族巡逻队炽热的目光在灼烧她的皮毛。直到越过边界，踏上柔软的草地，她才放松下来。从这里开始，松星沿着安静的小路前行，远远地绕过两脚兽巢穴。接近雷鬼路时，蓝毛已经累得不行，庆幸的是，在旅行药草的作用下，她并没有感到饥饿。

太阳已经落到高石山的另一边，在山谷中投下长长的影子。月亮高挂在苍白的天空中，星星也开始闪烁起来。

雷鬼路上的轰鸣声让蓝毛浑身震颤。他们来到路边，没完没了的怪物咆哮着川流而过，它们一个个眼睛通明。蓝毛眨巴着眼睛，感到目眩，每只怪物呼啸而过时，呼出的臭气都让她鼻子难受。松星蹲伏在路边的沟渠中，用尾巴碰碰她，让她稳住，但蓝毛还是止不住地哆嗦。怪物们从两个方向同时猛冲而过，污秽（huì）的热浪扯动她的胡须，拍打着她的皮毛。

他们怎么可能从怪物中间找到出路呢？

“看我的信号。”松星命令道。他指导蓝毛慢慢向前，直到爪子碰到难闻的黑色石头。又一只怪物怒吼着从不到一尾距离之外冲过时，他丝毫没有畏缩。

蓝毛却吓得向后一跃。

“快来。”松星吼道。蓝毛大口喘着气，重新爬回他身边，强迫自己在另

一只怪物嗖地飞驰而过时抓紧地面。

“快跑!”松星冲了出去。

蓝毛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跟着他向前跑，脚掌在光溜溜的雷鬼路上直打滑。当她看到一只朝他们冲来的怪物投射下的光线，听到它的号叫声时，她脑子里一阵眩晕，满心恐惧，完全慌了神，只能紧贴着松星，跟着他竭力狂奔，直到草地再次出现在脚下。

“现在我们安全了。”松星气喘吁吁地说。

蓝毛睁开双眼，发现他们已经越过雷鬼路，到了它的另一边，这才长舒一口气。

她战战兢兢地跟着雷族族长继续朝高石山进发。晚风拂过她的皮毛，带来阵阵寒意。她打了个寒战，抬起头来。阳光透过轮廓参差不齐的山顶照射下来，只剩下一抹光晕，头顶的天空已如墨黑。她颤抖着搜索最亮的星星，月花会看到她第一次前往月亮石的旅程吗?



地势忽然变陡，脚下也不再是野草，而是石头。松星喘着粗气，蓝毛的肚子开始叫唤起来。在这种裸露的石质土地上，只零星生长着一些石楠灌木，能抓到的猎物也少得可怜。

松星停了下来，蓝毛如释重负。他昂起黄褐色的口鼻，凝视着山坡："这里就是母亲嘴。"

蓝毛屏住呼吸，跟随他的目光望去。上方坡度更陡，地面更硬；山腰上有一个洞，洞口隐藏在一道呈方形的石拱下，里边一片漆黑。

松星朝高悬于头顶的明月望了一眼。"是时候了。"说完，他便带着蓝毛爬到母亲嘴的入口处。



第七章 噩梦

“欢迎来到母亲嘴。”松星用尾巴轻轻拂过蓝毛的肩膀，然后进入通道。很快，族长的红棕色皮毛消失在了阴影中。

蓝毛最后瞟了一眼繁星密布的天空，便跟着松星进入洞中。黑暗立即将她吞噬，她感到十分压抑，立即屏住呼吸。松星的脚步声从地面传来，她跟着他继续前进，地势开始向地下延伸，血一下子直冲她的耳朵。

“松星？”她低声呼喊着。冰冷的空气涌进她的肺里。水、石头和泥土混杂的气味包裹住她的舌头。他在哪里？他的气息已经消失在含混而奇怪的气味中。浓重的黑暗让蓝毛惶恐不安。她叫喊起来，撒腿向前冲，却猛地撞上松星，将他扑倒在地。

“看在星族的分上，你这是在做什么啊？”松星爬起来，摆脱蓝毛，稳住脚跟。

她顿感窘迫，马上跳起来，希望能看到些什么。“我被吓坏了。”她紧紧贴着松星。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他告诉蓝毛，“我会走在你旁边，直到光线亮起来。”

“亮起来？”蓝毛怀疑地朝前方窥视着。在这下边能有什么光线呢？不过，又朝前走几步之后，她真的察觉到前边的通道里有一抹光亮。

松星抽身走到前边，蓝毛开始辨认出高大光滑的洞壁，上边湿漉漉的，闪烁着微光。接着，通道变得开阔起来，她可以清楚地看见灰色光线投射下松星的身影。通道延伸入一个洞穴，洞顶高耸于松星之上，让雷族族长显得非常渺小。巨大的弧形石壁向高处延伸，最上端有一个敞开的洞口。石楠灌木和风的气味从洞口飘进来，月光如水般涌入，照耀着洞穴中央矗立的一块大石头，让它像露珠一样闪闪发亮，如同一颗被俘获的星星一样散发出好几条尾巴那么高的光芒，将洞穴照得雪亮。

蓝毛的脚不听使唤了，几乎无法挪动步子。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然后便惶恐地意识到，让她窒息的黑暗正将她与自由阻隔开来。她渴望感受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却又因为这里是星族进入他们梦乡的地方而心怀恐惧。

祖先们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吗？是不是就在她的周围穿梭？她紧靠着石壁，本能地远离月亮石。

“放松点儿。”松星对她说，“我现在必须和星族在梦中交流了。”

蓝毛蹲下来，抖散身上的毛，好将肚子和冰冷的石头地面隔开。她怀疑阳光是否曾经像现在的月光一样溢满这座洞穴，她渴望温暖和光明来驱散这寒冷和怪诞的光晕。

松星靠近月亮石，在它旁边蹲伏下来，用鼻子触碰那闪亮的水晶石。几乎同时，他闭上了眼睛，身体也僵硬了。蓝毛紧张地等着火花或闪光的迸发。但没有任何动静或是变化发生，她的目光呆滞起来。洞穴里除了环绕月亮石的风的低吟外，什么声音都没有。今天的旅途很漫长，倦意已经侵袭上来，眼皮越来越重。

蓝毛闭上双眼，黑暗瞬间吞没了她。

在梦中，她用力呼吸，但进入鼻子的却是水。一股汹涌的洪流冲得她失去平衡，蓝毛坠入无尽的黑暗中，恐慌顿时袭遍全身。水浸湿了她的皮毛，灌满她的口鼻、眼睛和耳朵，让她看不见也听不到，只剩下恐惧在脑海内尖声惊叫。蓝毛在洪流中挣扎，四肢在水中扑腾，被呛得咳嗽起来，她迫切地需要呼吸。于是她开始寻找光亮，想朝可以呼吸的世界游去，但在无尽的黑色洪流中，她什么也看不到。

突然，她惊醒过来，吓得连皮毛都已经湿了。

松星的身影矗（chù）立在闪烁的水晶石旁。他眯缝着眼睛盯着她：“你做噩梦了？”

蓝毛喘着粗气点点头，笨拙地站起来，依然昏昏沉沉，深陷于恐惧之中。

“新鲜空气会让你头脑清醒的。”松星带路从洞穴里往外走。

蓝毛跟上他。梦境带给她的震撼让她说不出话，溺水的记忆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中。她用胡须触碰着松星的尾巴，跟随他穿过漆黑而冰冷的光滑通道。终于，他们重新步入月光下，风吹拂着她的脸庞。

“我们在这里休息，直到黎明来临。”松星在通道口外一块光滑圆石下的遮蔽处蜷缩起来。尽管脚下的地面十分寒冷，但蓝毛依然很高兴能来到外边。银毛星带在天空中闪耀，月花就在那里，仿佛母亲带着乳香的气味正包围着她，给她安慰。她不再颤抖，但仍感到头晕。

刚才难道体会到了预言的真相？她会像鹅羽说的那样溺水吗？

升起的太阳将蓝毛唤醒。她觉得自己几乎没有睡着，但梦境已经消散，她的嘴里不再有洪水的气味。蓝毛睁开眼，凝视着乳白色的地平线，看着粉红的太阳照亮远方的荒原。



 

她站起来，伸伸懒腰。一旁的松星也醒了，正打着哈欠。他乏力地望着山谷："我想我们最好启程回去。"

蓝毛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回到溪谷下的族猫们中间。她在岩石上踱起步来，希望能嗅到猎物的气味，而松星则伸展着四肢，清洗自己。然后，他们开始沿坡而下。

他们绕过两脚兽巢穴，沿着风族领地的边缘前行。蓝毛觉得，躲在气味标记之外的阴影中潜行简直就像做贼。松星很少说话。蓝毛心想：如果自己是族长，才不会被风族巡逻队吓到呢。武士守则里允许他们通过荒原，任何猫都没有权利阻挡一位族长去和星族交流。

这时，她又想起了芦苇羽充满敌意的目光。蓝毛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程之后，自己就真的想面对那些吗？她的脚步太沉了，没法战斗，头脑也昏昏沉沉的，哪里还能去和谁争辩什么。

"他们会永远恨我们吗？"她大声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松星瞟了她一眼。"你是说风族？"他沉重地叹了口气，鼻息被微风带走，"他们会原谅我们对他们的攻击，但又会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恨我们，就像其他族群一样。四个族群永远都是仇敌。"他垂着尾巴，继续步伐沉重地前行，接下来的话似乎不像是在对蓝毛说："然而，我们都希望得到同样的东西——可供捕获的猎物，能够抚养幼崽的安全领地，可以与我们祖先交流的宁静氛围。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如此简单的需求而相互憎恨呢？"

蓝毛望着族长红棕色的背影。他真的是这样看待族群生活的吗？

但事实上，族群生活远不止充满憎恨与竞争这么简单！武士守则告诉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族猫，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但这意味着要仇视每一只越过边界的猫吗？她扫视着荒原，寻找风族营地和母亲被杀的那片洼地。

也许的确如此吧，她会永远憎恨风族，她会恨任何对她所爱的猫造成伤害的族群。就她所看到的一切而言，其他族群都对他们不怀好意。

终于，他们抵达溪谷，踏着疲惫的步子蹒跚而下。下午的阳光洒满营地，把空地照得异常明亮，蓝毛透过树木顶端，也能看到它闪耀的光芒。熟悉的家园气味温暖着她的脚掌。

"回你的巢穴休息去吧。"他们穿过金雀花通道后，松星命令道。他的语




气很轻松，声音又像雷族族长了，她在荒原上从他声音中听到的那种厌倦之情似乎已经消散。

蓝毛一放松下来，便觉得肚子咕咕直叫。他们在旅程中没有停下来狩过猎，此时的她已是饥肠辘辘。但整个身子都乏得要命，她还是打算先睡觉，再吃东西。于是，她拖着脚步摇摇晃晃地走向武士巢穴，进去一看，发现某只猫已经给她的窝添加了黑莓叶片，并且换上了新鲜苔藓。

蓝毛心里充满感激，她立即倒进窝里，闭上了眼睛。

"你回来啦!"

一只老鼠咚的一声落在她的鼻子旁。雪毛正围着她的窝转圈："月亮石是什么样的？大吗？松星做梦了吗？你做梦了吗？都发生了些什么？"

蓝毛抬起头，冲姐姐眨了眨眼："月亮石很大，会发光，松星也做了梦。"

"什么梦？"

"他没说。"

"真的很远吗？你看到两脚兽了吗？高石山有多大？麻雀毛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它比荒原还要高，我们避开了两脚兽，一整天都在走路。"蓝毛闻了闻老鼠，那味道让她口水直流，可她太累了，甚至没有力气去咀嚼。"谢谢你整理我的窝。"她半闭着眼，低声说道。

"不是我做的。"雪毛似乎也有些惊讶，"一定是画眉毛。他说你回来时，肯定会很累。"

蓝毛闭上眼睛，疲倦得无力再说话，她感觉到雪毛温暖的口鼻贴在了自己的头顶上。

"好好睡吧，妹妹。"

蓝毛听到黑莓丛嘎吱的声响，知道是雪毛离开了，以便让她安静地睡觉。随即，她便陷入了星星的旋涡中，还有一些她恍惚能听到的声音。湍急的黑色水流包围着她，拖着她的身子，寒冷彻骨。



第八章 橡心

蓝毛跟着蝰蛇牙、蓟爪和画眉毛穿过树林，返回营地。他们刚刚进行了一次边界巡逻。绿叶季温暖的阳光斑驳地洒落在她身上，一只蜜蜂环绕着香薇丛飞舞，就在她的耳边嗡鸣。

“要是能躺在太阳石上，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蓟爪充满希冀地说。

蝰蛇牙哼了一声：“我简直无法相信，松星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把

太阳石从河族那群鱼脸家伙那里夺回来。”

“族长应该在他们刚一挪动边界标记时，就发动一场攻击。”蓟爪做了个空中冲击的动作，“而现在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看着那群鱼脸家伙在我们的领地上晃荡。”

“我们不需要太阳石的猎物。”画眉毛指出，“森林里其他地方的猎物已经足够了。”

“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蝰蛇牙大吼起来，“他这样做让我们显得很软弱。接下来，影族也会随意出没于蛇岩。”

蓝毛一甩尾巴：“影族可以拥有蛇岩，那里的毒蛇和狐狸比猎物还要多。”

蝰蛇牙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声。

“在蛇岩流血是毫无意义的。用长老们的话来说，在族群历史中，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太多次。”画眉毛争辩道，“我们还是让他们去占据蛇岩吧，这样更轻松。反正我们拥有足够的猎物。”

“但只是在绿叶季！”蓟爪吼道，“秃叶季该怎么办？等我们需要每一寸领地来提供猎物的时候怎么办？”

你只会重复蝰蛇牙告诉你的那些话。蓝毛眯起眼，要是光凭他自己，这个鼠脑子的学徒才不懂得深谋远虑呢。

“如果真值得为之战斗，我相信松星会选择战斗的。”蓝毛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蓟爪咧咧嘴。“我们的族长向你透露信息了吗？”他冷笑了一声。

“他不需要向我透露什么。”蓝毛咆哮起来。此时，他们已经抵达溪谷谷顶。“只是理应如此。”她从蓟爪身旁挤过，跑下岩坡。

豹足正在育婴室外晒太阳。她那怀了孩子的肚子已经很大，让她看上去活像一只圆圆的獾。

“暖和吗？”蓝毛从她身边经过时问道。

豹足抬起头。“对我来说，越暖和越好。”她咕噜着。

这时，蓝毛向新鲜猎物堆走去。

“可供选择的猎物很多呢。”狮爪和金爪一起躺在树桩旁边，“我自己抓到了一只画眉和一只田鼠。”




金爪用尾巴拂过他的耳朵："别再炫耀啦！"

狮爪舔了舔脖子周围厚厚的毛："我只是诚实罢了。"

蓝毛抽动着胡须。"我想，你是在遵守武士守则。"她取笑道。

日落匆匆忙忙地朝学徒巢穴走去，蓝毛赶紧让开路。

"嘿，狮爪！你看到松星了吗？"

狮爪抬起头："我还以为他和狩猎巡逻队一起出去了呢。"

日落眯起双眼："我也以为是这样，可狩猎巡逻队刚才已经返回，松星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蓝毛脑袋一偏。不知边界巡逻队的其他成员是否注意到，他们经过两脚兽地盘的边界时，她探查到了松星的气味。她无法忘记看到族长和杰克在一起的情景。还有，自从一个月前他们去了月亮石之后，蓝毛就觉得这位雷族族长有什么不对劲儿，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有消散。

他现在是否正在两脚兽地盘和杰克闲聊呢？舒服地混迹于宠物猫之中，难道是他逃避对族群担忧的一种方式吗？

狮爪不再整理自己浓密的毛发，而是走向亮姜黄色武士。"你是想要我去找找吗？"他问。

日落摇摇头。"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巡逻，检查沿河的边界。"他解释道，"虽然河族已经从我们这里抢走了太阳石，但他们不能踏入这边半步。黎明巡逻队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气味，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巡逻频率，以防那些鱼脸家伙有任何入侵我们领地的想法。蓝毛，你也可以一起来。"

蓝毛瞟了一眼堆得高高的猎物："我还有时间去吃一只老鼠吗？"

"那就快点儿吧。"日落转过身，"我去召集捷风和白眼。"

蓝毛囫囵（hú lún）吞下一只老鼠，正打着嗝，狮爪便过来了。

"你也来吗？"他问金爪。

金爪摇摇头："斑尾要教我一些为下次测试做准备的格斗动作。"

狮爪看看蓝毛。"我想该轮到我们吓跑那些丑陋的河族猫了。"他脊背上的毛全都立了起来，"他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领地呢？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松鼠。"

蓝毛伏下耳朵，狮爪激烈的反应让她感到惊讶。上次他们跟河族战斗




时，狮爪只比一只幼崽大不了多少，而现在他已经准备用爪子撕烂河族猫的耳朵了。她甚至怀疑，狮爪心里偷偷希望他们真的已经越过边界，这就给了雷族发起攻击的机会。看来蓟爪并非唯一因为不战就失去太阳石而感到不爽的雷族猫。但她还是相信，松星的做法是正确的。

“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她警告狮爪。

“至少你已经尝试过了！”他不满地说，“而我却只是在森林大会上遇到过其他族群！”

难道他真的宁可战斗也不愿对话吗？蓝毛眯缝起双眼，然后想起了钩嘴。至少，在战斗中，你会知道站在哪一边，可以信赖谁。

她轻轻抚弄着狮爪的耳朵：“走吧。”

狮爪这才放平拱起的背，垂下竖起的毛，仿佛从战斗状态中摆脱出来一样，他跟着蓝毛来到营地入口处，和等在那里的日落、白眼和捷风集合。

他们刚一抵达河族边界，蓝毛就认为黎明巡逻队判断错误了。尽管标记很新鲜，但边界这一边的河族气味十分微弱，可能是随风飘来的。但是，看到河族武士正徜徉在温暖的岩石上时，蓝毛还是忍不住怒火中烧。她或许支持了松星的决定，让河族拿走太阳石，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占据曾经的雷族领地，仍让蓝毛爪子生疼。

日落在她身旁低吼，捷风死死地抓住地面。“松星最终必须把太阳石夺回来。”她喝道，“他们每次踏上那些岩石，都是对我们的侵犯。”

“胆小鬼！”狮爪朝边界那边吼道。

捷风迅速拖着他的尾巴，把他拉了回来。“聪明的武士只在有胜利的把握时才发动战争！”她嘶鸣着。

河族武士们正向树林这边张望，蓝毛认出了钩嘴，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呢？是森林大会上的朋友，还是战场上的对手？

一只深红棕色猫滑下岩石，落在了阴凉的草地上，然后朝边界走过来。

是橡心。

钩嘴那自大的兄弟得寸进尺。他慢慢地沿着边界标记踱步，透过树林盯着雷族巡逻队。

蓝毛迈步上前，嘶吼起来。橡心看到她，眼睛顿时发亮。她也紧盯着

对方。

“河族毛球！”她骂道。

他的胡须是不是抽动了一下？蓝毛拱起背，他怎敢嘲笑自己？

“蓝毛！”日落尖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但她还是无法将目光从橡心身上挪开。

这时，橡心转身慢慢地回到岩石上。她打了个寒战，也掉头离开。

“别让他们影响到你。”捷风劝解道。

蓝毛晃动着胡须，想摆脱橡心的那种目光。他和蓟爪一样自大！她生气地哼了一声，跟着族猫回到林中。





第九章 幼崽降临

巡逻队返回营地时，松星已经回来了，正和团毛一起坐在荨麻丛边。见他们走进空地，他和自己的副族长打了个招呼：“日落，边界上一切都还平静吗？”

“是的。”日落回答道，“你还好吗？”

松星点点头：“星族很照顾我。”

蓝毛的目光掠过雷族族长，当看到新鲜猎物堆上一只丰腴（yú）的欧椋鸟时，她忽然感到一丝轻松。原来他只是在巡逻返回的路上停下来狩猎了。松星抓到了一个大家伙。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去两脚兽地盘，没有和杰克在一起。

玫瑰爪从甜爪身后跃过。“它就那样坐在枫树下，好像很希望被抓到似的。”她高兴地说，“我一扑过去，就抓到了它——一只漂亮肥美的欧椋鸟。我敢打赌，豹足会很喜欢吃的。”

也就是说欧椋鸟根本不是族长抓到的。就在蓝毛发怔时，育婴室的黑莓屏障晃动起来。羽须钻出来，眼神中满是担忧。

“豹足就要生产了！”

“这么快？”捷风猛地扭过头，“至少应该还有半个月啊。”她非常为女儿担心。

其他猫都站起身，赶紧从荨麻丛旁迎过去。“她还好吧？”

羽须没有回答，而是朝即将出生的幼崽们的父亲呼喊道：“松星！我去取东西的时候，你能陪着她吗？”

松星向后一缩，表情有些震惊。

难道他忘了豹足怀的是他的孩子吗？

“我想最好还是交给你和鹅羽吧。”雷族族长显得十分尴尬。他只是因为紧张吗？




捷风哼了一声，走向育婴室："我会看着她！"

云雀鸣随石皮一起从倒在地上的树后走过来。她两眼放光，尖声说道："幼崽就要出生了！"

羽须赶紧奔向巫医巢穴，差点儿撞上在香薇通道外边踱步的鹅羽。"你是怎么走路的！"羽须喝道，但接着他便吓呆了，"对不起！"

可鹅羽只是摇晃着从学徒身旁走过，来到新鲜猎物堆前。

"豹足要生孩子了！"羽须朝他的背影高喊道。

"我知道，我知道。"鹅羽心不在焉地嘟囔着，开始在猎物堆里翻找。他用脚掌翻开每一份猎物，凑向前细细查看。

羽须抽了抽尾巴，钻进香薇通道中。

雪毛从武士巢穴里钻出来。"豹足要生孩子了吗？"她顺着蓝毛的目光，看到正在猎物堆旁忙碌的鹅羽，"他怎么现在还想着吃啊？"

团毛皱起眉头："我想他是在寻找征兆。"

"征兆可以等等再找！"雪毛话音未落，便听到育婴室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豹足好像需要帮助。"

蓝毛期待地看着松星，或许他应该催促巫医赶快采取行动。可松星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鹅羽，而鹅羽仍在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抛开另一只猎物。幸好羽须已经从巫医巢穴里冲回来，嘴里紧咬着一个叶片包裹，回到了育婴室。蓝毛这才松了口气。

感谢星族，他还没有变成鼠脑子！

"离上次幼崽诞生已经过去很久了。"云雀鸣叹了口气。

石皮叼起一只被鹅羽扔在一旁的麻雀，回到高岩下的影子里。"我们最好还是先吃东西吧，"他对云雀鸣说，"这些事是需要时间的。"

蓝毛焦急地走来走去，直到脚掌都痛了起来。巡逻和狩猎的队伍都渐渐返回，他们聚集在空地上，更加焦虑地盯着育婴室。

时间渐渐流逝，可羽须没有传递出任何消息。

"你不是应该和她待在一起吗？"云雀鸣冲着蜷伏在荨麻丛旁的松星喊道。

"我能做什么？"松星回答，"我又不是巫医。"

云雀鸣对石皮耳语着什么，目光重新转向育婴室。




鹅羽已经踱着步子离开，任由猎物散落一地。暴尾开始重新堆砌新鲜猎物堆，这名蓝灰毛武士挑选了两只地鼠，叼着它们朝白眼和褐斑所在的空地边缘走去。“黄昏来临前，雷族会有更多的武士降临。”他说。

育婴室突然传来一阵痛苦的哀号，白眼吓得一缩。“愿星族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她低声说道。

太阳开始西沉，落到树梢之下。斑尾和金爪回到营地。

“训练得怎么样啊？”蓝毛冲旧时的同巢伙伴喊道。

“斑尾说测试应该没什么问题。”金爪快步跑过来，朝育婴室点点头，“这是怎么了？”

“豹足正在生产。”蓝毛告诉她。

斑尾甩了甩尾巴。“已经要生了吗？”她眼里充满了忧郁，“发作多久了？”

“几乎整个下午。”

“鹅羽和她在一起吗？”

“没有，是羽须。”

“鹅羽在哪儿？”斑尾问道。

暴尾停止了咀嚼地鼠：“我们下来时，看到他在溪谷顶。”

斑尾眨眨眼：“看在星族的分上，他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经过时，他望着天空，念着些听不懂的话。”暴尾说，“我想他没有注意到我们。”

育婴室入口处一阵晃动，羽须钻了出来。他看起来十分紧张，两侧的毛发都竖立着。蓝毛赶紧迎上去：“她没事吧？”

羽须没有正面回答。“我需要沾满水的苔藓，还有药草。”他说，“去向鹅羽要覆盆子叶。”

蓝毛心里一紧。巫医学徒显得非常紧张，她担心如果羽须知道鹅羽不在营地的话，一定会更惊慌。“他不在巢穴里。”她迟疑地说。

“好吧。”羽须盯着她，脑袋里一团乱，“它们看上去就像这个。”他迅速用爪子在地上画出一个叶片的形状，“你必须把它们取来，我不能离开豹足。”

空地上众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大家已经意识到所有事情似乎都不太对劲儿。蓝毛痛苦地盯着他画出的叶片形状，这和其他任何一片叶子都很像。




“触摸上去很软，但边缘是锯齿形的，”羽须告诉她，“它们堆放在巢穴后部。”他顿了顿，“在猫薄荷旁边，你还记得猫薄荷吗？”

蓝毛点点头。“我会找到的。”她保证道。

雪毛挤到她旁边：“我去拿苔藓。”

她俩一同冲向巫医巢穴，雪毛从一旁的池子里取出几捆苔藓，蓝毛则钻进岩石缝隙中，浓烈的药草气味唤回了幼崽时代溜到这里时的那段记忆。她不明白她们当时怎么会那么笨，害得月花瞪大双眼，惊恐地将女儿们拖了出去，一想到这儿，蓝毛不由得痛彻心扉。

现在不能想这些，我必须先找到猫薄荷。

她凑到沿石壁堆放的一排药草前，挨个嗅它们的气味。太黑了，她几乎看不见，不过它们的气味都很浓。正如羽须所说，猫薄荷靠近后部，她立即分辨出了让她垂涎的气味。蓝毛伸出脚掌，开始触碰堆放在附近的药草，她的脚垫碰到了一种柔软的叶片。她用牙齿将它叼起，用舌头感受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一定是它！她咬了满嘴叶片，冲出阴暗的巢穴，冲进柔和的黄昏光线中，飞奔向育婴室。

雪毛已经在入口处。“我刚把苔藓交给他。”她说，“他拿进去了。”

蓝毛钻过黑莓藤入口，将叶片放在羽须脚边：“是这些吗？”

他点点头：“干得好。”

蓝毛看到躺在窝里的豹足时，心立即沉了下去。这只旧时的同巢猫在苔藓和黑莓叶片中显得如此弱小。她正痛苦地睁大眼睛，毛色暗淡，浑身透着恐惧的气息。

捷风凑近她，用脚掌抬起她的下巴。“试着喝一点儿吧。”她将滴水的苔藓球推向豹足，豹足舔了舔，接着身体忽然拱起，开始咳嗽。

捷风竖起耳朵：“幼崽要诞生了吗？”

“快了。”羽须安慰大家。他把叶片咀嚼成浆，放在豹足的口鼻前。“吃了它。”他的话语轻柔而坚定，豹足顺从地舔起叶浆，努力咽了下去，但身体再度拱起来。

蓝毛走上前，将口鼻贴在豹足的头上。“你能行的。”她低声说道，“你永远都是最坚强的，想想你即将拥有的漂亮孩子吧！他们会成为伟大的武士。”




豹足有气无力地眨眨眼，蓝毛怀疑她是否听到了自己的话。然后，她朝入口处退去。

“谢谢你。”羽须小声说道。蓝毛点点头，钻出巢穴。

育婴室外，整个族群都陷入不安之中。暴尾、蝰蛇牙、褐斑和日落都在空地上徘徊，他们的毛竖立着，仿佛因为无法和豹足一起经历这场战斗而感到沮丧。云雀鸣和石皮身边多了咕哝脚和野草须，他们聚集在高岩脚下，眼睛在暗处闪烁着光芒。白眼紧挨着麻雀毛，知更翅和画眉毛则围着他们绕圈，时不时地扫一眼逐渐变暗的天空。

鹅羽从金雀花通道中钻出来，径直朝自己的巢穴走去，甚至没有停下问问豹足的情况。蓝毛强忍着怒意，真想用爪子撕破他的口鼻。星族啊，他可是族群的巫医啊！

终于，松星站了起来，从族猫们中间穿过。“我们得吃点儿东西才行。”他命令道，“挨饿并不能使这些幼崽更快降临。”

蓝毛怒视着他。这些幼崽！他们是他的孩子，难道他不在乎吗？他甚至连豹足也不在乎吗？

日落点点头，走到新鲜猎物堆前选了一只鸽子。狮爪挑中一只松鼠，笨拙地把它拖向树桩。蓟爪和雪毛已经在荨麻丛旁吃了起来。

甜爪抬起头，吸引了蓝毛的注意。“和我们一起吃吧。”她说道。她正和玫瑰爪分享一只老鼠。

蓝毛感激地朝两名学徒走去。她并不饿，但和族猫们分享食物能给她带来安慰。她咬起一块鼠肉，又把目光投向育婴室。

到我们中间来吧！她向尚未诞生的族猫祈求。

进食过后，族猫们彼此交流着，银毛星带也开始在天空中闪烁。日落打了个哈欠，站起身。“不管今晚发生什么，明天都还有任务等着我们。”他朝育婴室看了一眼，然后走向自己的巢穴。族猫们点点头，纷纷叹息着，也开始返回各自的窝。

画眉毛从蓝毛身旁经过时说：“你也该睡了。”

“我很快就去睡。”蓝毛承诺道。但她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明知豹足在受苦，她怎能入睡呢？

画眉毛刚离开，育婴室里就传出一声微弱的哀号。幼崽？

鹅羽急匆匆地从巫医巢穴跑出来，消失在育婴室里。过了一会儿，他再度出现。“第一只幼崽已经生下来了！”他喊道，“是只母猫！”

许多脑袋从巢穴里探出来，开心的低语和如释重负的叹息声在营地中响起。蓝毛从鹅羽身旁闪过，钻进了育婴室。“豹足没事吧？”她问。

捷风正在舔豹足的耳朵。她抬起头，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羽须正蹲伏在年轻猫后的身旁忙碌着。蓝毛屏住呼吸，看着又一只幼崽扑通一声落在苔藓上。羽须舔了舔她，咬住她的后颈，将幼崽和她的姐姐一起放在豹足的肚子上。

“还有一只。”羽须说。

当最后一只幼崽落到窝里时，豹足颤抖起来。“是只公猫！”羽须高兴地说。他舔舔幼崽，将他放在另外两只旁边。



豹足低头去舔自己的三个孩子，捷风愉快地发出咕噜声。蓝毛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喜悦在她的体内奔涌。

她退出了育婴室，族猫们已经再次聚集到空地上，大家都围着松星。

“恭喜你！”蝰蛇牙说道。

“又打赢了一场战争。”日落咕噜道。

鹅羽从蓝毛身旁挤过，重新回到育婴室里。

斑尾跑到蓝毛跟前：“你看到他们了吗？”

她点点头：“两只母猫，一只公猫。”

“听到了吗？”斑尾立刻转身对白眼说，“两只母猫，一只公猫。”

消息像风一般在族猫中低声传开，空地上一片欢腾。

“别庆祝得太早。”鹅羽从育婴室里钻出来，穿过空地，拱着肩膀，消失在香薇通道的影子里。但他留下的话在身后回响着，整个族群都战栗起来。

“那些幼崽可能活不过今晚。”

新晋升的武士
在获得武士名号之后
必须静默守夜一晚

亲爱的小两脚兽们，相信你们已经发现：武士是族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负责为族群狩猎、保卫族群，对整个族群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士自学徒时期就会被传授狩猎与格斗技能，并被教导要严格遵循武士守则。但成为武士的意义并不只有狩猎和为族群而战，获得武士的身份同样意味着他需要肩负起更多的使命和责任。

一名河族巫医最先认识到：当一只猫刚刚获得武士名号、开始为族群的安全与存续负责时，他们对何谓武士的感触是最深刻的。所以自那时起，这条新规定加入武士守则：新晋升的武士应在他们得到武士名号的当夜整晚保持清醒，仔细聆听，用心理解族群有多需要他们。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1

下集预告

族长的诡异行踪及狮爪的刻意隐瞒，让蓝毛愈发觉得事有蹊跷。果然，松星召集族群开会，宣布自己将不再担任雷族族长，离开族群，最后一条命选择去做宠物猫。众猫惊诧不已。第二天，蓝毛同姐姐一起外出狩猎，雪毛却突然爆出一则消息……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ISBN 978-7-5148-8648-1



定价：15.00 元